讀易經

周易本義注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周易本義注

(五)

胡方撰

周易本義註卷之六

繫辭下傳

第一章

此章贊易書之善首二節言書之爲卜筮待用者該詳第三至九節言書之爲卜筮待用者親切末節例明聖人之情總註云卦爻吉凶造化功業是釋其所言末釋其所以言須更究入一層方見有爲　凡聖人治已往之事卽以治未來皆卦爻吉凶之類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二節言卦爻是言書之卦爻與著之卦爻相符併言書中卦爻之詞足備著之卦爻之用也　卦爻著所能爲不待用書唯詞非著所能爲易所以待卜筮用者專在此耳二節併言卦爻者見詞所以該詳之故也卦爻於著所衍之卦爻該詳則詞因之而係亦於著所衍卦爻之斷亦該詳矣　此節言書備著所衍之卦爻按下節動字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則象爻變亦當只占者所值之象爻變也　象象萬事萬物之各體爻象萬事萬物之相交奇則獨偶乃交八卦奇而因重偶也因重之卦文王仍作二物一偶看周公乃作六物三偶看三畫之物以其二畫爲偶則有一畫閒置者又無內外相應相交之象總不足故八卦只可合作一象看因重方可分看作六爻也　單八卦卽卦義亦不見凡事物無交得失當不生也　萬事萬物不外二氣之老少純雜所成今八卦乾坤爲老爲純三

女爲乾索坤爲少陰爲陰雜三男爲坤索乾爲少陽爲陽雜物體之大凡盡矣數者氣之紀氣之所無數不能有氣所成之象止此則著以數成之象亦止此矣　八卦無陰陽均者物非男卽女無不男不女半男半女者也故畫止於三四則有均而莫適爲主矣　此節及下節首句總言盡所有之卦爻與著無不相符言著有八象書亦有八象著有六爻書亦有六爻著有變卦書亦有變卦也書非預爲著謀但在氣在數總不外此理書視氣而作著用數而爲自然兩无參差也　作書作著俱是要像出萬物萬事而事物除各體相交無可象處矣故皆小成於三畫大成於六畫　六畫外無可復設之爻象事物已盡也故書只六爻而爻盡在其中　此節恐人知著之卦爻亦有限或疑書之卦爻有限不必與之相符故云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上句究極書備著之卦爻下句乃言書詞之爲著待用者至備也　上節言正卦爻之備此上句言變卦爻之備上節兩在其中是言已盡於此唯盡相推之致而後爻盡於此已盡相推之致則更無相推者出其外矣　推剛者必是柔推柔者必是剛剛本從柔變來則有剛時先有剛之變而往者在矣柔本從剛變來則有柔時先有柔之變而往者在矣正卦原是推變卦者故有正卦不患無變卦也總之此之所推者卽是推此者觀此之有所推便知有推此者也彖詞有以卦變起義者因見得變在其中也　下句雖承上句說而已總承上文是將占者所值說到盡處動在謂不獨卦在爻在而併卦爻之動亦在也　動卽變也註云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謂所值正卦爻所當變之爻象非指所值之動爻所值之動爻現成是動不應爲當動且是正爻則可頂爻在其中說不必又說變在其中方見係詞之不遺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節言占者所值之卦爻是動者書中之卦爻是靜者靜是體動是用疑聖人詞之所命是施於書之卦爻則是言體之吉凶悔吝未是言用之吉凶悔吝以爲占者所值之卦爻斷恐未親切不知吉凶悔吝雖先命之於書而是將來因卦爻之動而後見以應之者則聖人當計及足爲動者之應而預假設作動以命之矣豈於動有不親切乎　言吉凶悔吝生乎動是以言外見聖人預作動命理當如此則聖人必如此也　卦爻之材質境遇雖因之作動則有吉凶而未有作動則材質未用境遇未交吉凶亦未成也　人之卜筮者皆在未動時聖人告以動之吉凶悔吝皆告以將來之事使之趨避若已動則告之無補矣動方命以吉凶是聖人寬人遷改之路即過而能改可復於無過之意　註云雖詞之所命承上節言言命之於書也　因卦爻句是預透下見乎外句言　筮法老少少多則以老爲動少少老多則以少爲動六爻皆少則六爻皆動故占者所值雖無交重亦是動卦爻　此動字是正卦之用爻與上文指變卦不同上文言變卦不外正卦爲變卦係詞不外爲正卦係詞此言正卦之係詞皆以其動係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此節因占者之正卦變卦皆鬼神一時爲一人一事所與當是同宗之義乃變卦之吉凶悔吝多與正卦相反恐人疑變卦之詞是聖人另作係之與爲此卦之變卦不切故爲之釋疑總指點明變卦與正卦不同見詞之不同非不切也　如謂變卦之詞必與正卦相類方切此卦之變卦則必變卦與正卦無異而後可也今觀變卦固與正卦不同則詞正以不同爲切矣　聖人之詞本未嘗拘爲何卦之變卦而係但不論是何卦之變卦皆另爲一時義則就此時義而係之詞便不論是何卦之變卦皆切也　二句總將上文一變字詳析言之凡變卦皆是先剛而後變通爲柔先柔而後變通爲剛者　本是能生而不止者亦方始而未終者言本是不能禁其後有不同之意時是前後相禪者亦前後相代者言時是不能與其先同之意立謂立定不移而含生彼之意得變卦時正卦未嘗去故曰立趣者隨其時候之所宜而不違也　變有增其舊者有損其舊者若仍其舊則非變也　善惡之力厚者積之有自微進盛之時候善惡之力薄者積之有自化入衰之時候時之不齊由其本之不齊生也去舊爲變即新爲通

吉凶者貞勝者也

上二節已言詞切爲著卦命此下五節又言其切之至　以他事物之詞係此事物固不切以過不及之詞係事物亦不切人情欲自寬於聖人罰惡之事必曲求其苛以毀之今卦爻之惡不一等而聖人繫予以凶悔吝且凶悔吝多於吉亦人之所議也故言此五節以釋之謂天下得吉止有一理吉外卽予以凶非過苛之詞也　悔未離乎凶吝已入於凶皆凶也　无咎亨貞是事體未是事應厲有凶咎之詞有時數使然非事應之詞事應之詞只有吉凶悔吝耳　吉凶有明著於詞者有詞未及而可推見者要之皆在詞中也　貞勝謂爲貞而相勝　貞謂物之正理而又依之乃吉而須以爲常者謂之正不盡謂之常亦不盡故稱曰貞意重在常不在正　正者所當然常者所不得不然當然之理皆因得然不得不然之勢而定合理卽合勢故正者卽常　正以是非言常以利害言有空以禁其變故以此爲常　勝謂此之所勝在彼此之所受勝亦在彼爲彼此之外無他物也使尙有他物則彼此不必適爲相勝之物矣　是勝凶者止吉勝吉者止凶之謂非吉能勝凶凶能勝吉之謂　貞之爲卦爻所離合是吉凶之故貞之一是吉凶勝之故本文含而未露下方發明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此節正申明所以貞則勝　合之則吉不合則凶故以爲常而合則吉不合則凶者止一故得吉者止一其餘皆得凶者也　天地句從天下所以貞一之本說下日月句又證明天地之貞一　天地物也道事也天地之道猶云天地之事謂天地之事有其所以觀人者而卽其事之正而以爲常者也　觀者指易簡下節方申明　行道育物皆天地之道而行育中有示人所以行育之理只一箇易簡也　日月是道之行卽天地之道之一端　易簡是所以明之理貞明易簡之效也日之自卒陽性爲明易也月之受明於日簡也

中炅盈虧。溫寒薄蝕之類。皆日月之道。而上事皆以明爲之。不明則無上事。是貞明也。貞乎一謂貞。止在乎一。一指易簡。易簡是其物。一是其數也。不言易簡言一。釋上節所以貞爲勝之故也。因隱指易簡而未明。故下文申言之。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此節釋明觀字之實。謂所謂觀者何也。是易簡也。爲其以此示人。故曰觀也。易簡是釋觀之實。示人是釋所以名觀之義。唯健故易。唯順故簡。確然隤然。原所以有此示人之由言之也。義見上傳首章。下節承天下之貞一言。此節後須結出天下貞一。以爲下文之地。當云萬物皆天地不分體。天地貞乎易簡。則日月之所以貞明者。由貞乎易簡。天下之所謂貞一者。即貞乎易簡可知矣。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上二節又是吉凶相勝之故。合此節方盡卦爻吉凶相勝之故。下文貞勝貞字。就卦爻言。上二節泛論貞。以起此節。此節方正承卦爻之貞字言。下文貞字中有一及卦爻與離合之意。此節總發明之。一事物之貞。只一事物視之以爲吉凶。他事物不必視之以爲吉凶也。故使事物之貞一於易簡。而卦爻之貞不必一於易簡。則天下之動。吉凶相勝。卦爻不必吉凶相勝矣。乃卦爻正效像事物者。則亦效像事物之易簡。專爲貞於其中。而又見得見失於其中矣。此卦爻吉凶相勝。一如事物相勝之故也。此指易簡。天下之貞一於易簡。而天下之動。不必盡如其貞。是此易簡獨爲天下之貞。而又不能使天下盡合之者也。效者。效其獨爲天下之貞。而又或合或離於天下也。非直效易簡。直效易簡。則无凶矣。不正言卦爻之貞一於易簡。而有離合。倒言易簡獨爲卦爻之貞。與爲卦爻所離合。所謂詞有賓主也。貞在此。則離合乎此之吉凶可斷矣。貞一乎此。則離合乎此。無復離合乎貞。而吉外止凶。凶外止吉可斷矣。故言卦爻之貞一於易簡。又言卦爻離合乎易簡。而吉凶勝之故。无餘義矣。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上節說透吉凶勝之故。而此節結之。謂貞一而卦爻與之或離或合如彼。故吉凶生而又相勝。此貞勝之說也。內指蓍卦。外指蓍。卦。揲蓍所得之卦也。謂蓍出一卦。爻蓍卽以此應之。吉凶見乎外。卽上文勝字之義。吉凶非有吉有凶者。或吉或凶之謂。乃止一吉一凶之謂也。總要見詞之嚴。謂非凶見卽吉見。非吉見卽凶見。於凶外无所更苛。於吉外无所更寬也。首二句結上文意已畢。以下二句。特申明此二句事體耳。謂爻象之動。雖吉凶之詞未見。而吉凶之理已定。不然。則詞之見非其正應矣。而吉凶已定。則趨避之方亦已定。是變之見。卽功業之見矣。功業。謂人之所以成功業者。卽人之功業也。爻象之動。自蓍之變而成。故謂之變。此句申明爻象之動包含吉凶。此雖足見詞之親切。然此一段主言吉凶之无過不及。以見親切之中又親切。若大槩言因吉凶而命以吉凶。則反寬一皮。又雜一段之意。无此文法。只合以下句爲主。以此句作陪筆耳。就吉凶之見言之。是吉外卽繫以凶。此見聖人之嚴。而究其所以嚴。則見聖人之仁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以上以言易書之爲卜筮待用者。該詳親切爲主。聖人之情句。只因吉凶相勝生出。已是一段之餘波。此節以造化功業。推明聖人之情。是聖人之情一句注脚。又餘波之餘波。上文聖人之情。言似嚴而實慈。此節推明嚴之所以爲慈也。大意言非嚴不能禁民之非。非禁人之非。不能生人。可見係詞之嚴。出於生人之慈也。大德句引起下文之詞。天地以生爲德。則聖人亦以生爲德矣。非位无以行生人之事。以生爲德者。非寶位不能。寶位句猶云以生爲德也。守位句。言以生爲德。則首重生人。失位无以生物。而非人无以守位。則欲生物者。安得不先生人乎。人貴於物。生人本急於生物。不待爲守位計。此就貴於物外。加言其所當急也。須補出上層。不可單說人以守位重。聚人句。言欲生人。則莫急於生財。聚生聚之聚。謂使之遂其生。无死亡流散之患也。非多爲己助之意。

已上言要用人理財句言又要用義不能禁民爲非則民有斃於爲非不然亦陷於禽獸則雖生猶不生故必在理財正詞以禁之而理財正詞不以義亦未能禁故又要用義　民之非有因財而生者侵奪淫侈是也唯限其所取節其所用可以禁之民之非有不因財而亦生者一切縱欲恣意是也唯告諭警戒可以禁之　義則理之正之一依乎理所當然而不參以貶損之私意也　以理財正詞比吉凶之斷卦爻以義比吉凶之相勝以禁非比使人趨避　連上段總言生人須生財又須以義理財正詞而禁非　天地句是言造化以下是言功業功業者所以治天下之功用事業也以人守位以財聚人以義禁非是治天下之功用事業

第二章

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是誘人尚象併教人尚象之法也　聖人皆尚象則人之當尚可知而觀聖人之所以尚象則尚象之法亦可知矣　尚象之法在於象中求出神明之德萬物之情而用之　制事制物皆是制器倣象以爲器爲器以應象皆是尚象　爲器以應象者不用以制所爲之器而先用象以制所爲之器所由起之器也如弧矢之利是取睽以制成一天下之乖而後制弧矢以應之也　首節言象所以足尚之故以引起聖人尚象以下方正言聖人尚象之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取諸物以上是察神明之德萬物之情先言象之精以見通類之當也　觀象二句言其大觀鳥獸二句言其小自大說到小以見无所不觀也　鳥獸之差別在文　地之宜謂草木草木之花實枝葉是其文也觀亦是觀其文　近取二句總結上文謂其遠取諸物

如此。則其近取諸身可知。而遠取諸物自如此。是則近取諸身又遠取諸物也。註健順動止。是訓神明二字。性。是訓德字。雷風山澤。是訓萬物二字。象是訓情字。神明萬明。不止此舉類之詞也。在內而不可見。故曰德。在外而可見。故曰情。通者隱而顯之。是達之於外也。類以似之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上節取物象而歸諸易。以下就易取物象而制爲器也。如離。先是取物相麗之象而紀之。今又取其所紀相麗之象而爲網罟。結繩是情。物麗是德。物麗爲物所麗也。物之柔弱輕而相麗者。便有爲物所麗之德。爲網罟是尙情之象。以佃漁是尙德之象。器之情德。聖人无師。亦能設之。而既有可師。則不自用而師之。乃聖人也。取非聖人之見短處。正聖人之見長處。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木是情入動。益是德。木之德不止入動。入動是其一德。益又此一德所生之德之一也。爲耜爲耒。皆兼取入動。耜耒入土之力在上。動土之功在下。總取木之能入能動。又能益人之象而用之。以上二卦。卦名本卦德。故取其德而名。亦正切其事。非尙象必於名有取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此總取情。借噬嗑爲市合。是尙象。復偶因名可借。而併借之非尙其象。必可借其名。亦非以借名爲尙象事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此尙象以制治天下之統體。是尙之極大者。是取德。總之黃帝堯舜之變化無爲。是取諸乾坤。通其變者。有當變之理而不能變。如變被阻塞在一處。行不得。而今去其阻塞使行也。天下所以有變理者。以民之倦於前事也。倦於彼必不倦於此。故通其變。所以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二句。申明變通之實。化者去故而出新。是釋通之體段。神者因其故之當去。新之當出而順之。非以己心與焉。猶易之无思无爲也。是釋通之機趣。使民宜之。釋其變二字。變是前事之變。則必與前事正對反者方是。前事爲民所倦。故生變。而因爲民所不宜。故生倦。是民所宜。乃生變之事之正反對。生變之事之正反對。方是生變之事之變也。今所通者。是使民宜之之事。故曰其變。通其變。即通其使民宜者。故所以使民不倦。易窮則變四句。贊通變之道善。謂此是合易道而即合天道者也。易者。天地有一道。其名爲易。窮則變三句。正疏其實。易者一理。而易也窮則變。故是易。變則通。故是理。通則久。故是一理。窮者不可行。如政之爲民所倦是也。通者可行。久者一理之不息。如三代之建寅建丑建子。變也。而法皆可行。通也。建始之義常存。久也。若秦之建亥。亦是變通。而於萬事不便。民不樂奉其朔。是不通也。而於天地人之始皆不合。則建始之義絕而不續矣。天亦以易爲道。故以易爲道者。天祐之吉无不利。則天祐之徵也。垂衣裳句。是總結上文。猶云總之黃帝堯舜變化而无爲者也。不通其變。是不變化。如是則不能使民宜。而不倦。而不通不久。故天下治。言能變化。即結通其變也。不神以通變。則是有爲。故垂衣裳言無爲。即結神也。取諸乾坤。言此變化無爲。是取諸乾坤也。變是化所成。註變字頂上文變字。化字頂上文化字。即頂通字。乾坤先取天地而象之。今

又從乾坤取天地之象而用之。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此取情。木行水上。是萬物之情象在易中者。不通者。人爲水所隔。而不能用行也。如是則不能致近物於遠。亦不能致遠物使近。物有不致。則天下有不利。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此取德。下動上悅。是易所以象服牛乘馬之意思於其中者。意思卽德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此亦取德。豫之德爲順動。而順動所以遠害。則亦有豫備之意矣。人之順樂動樂。在日前爲得豫貽樂。對後來爲能豫備。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此兼取情德。木地物也。木以動德。地以止德。相合則杵臼之象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此亦取德。火之動而上。澤之動而下。物之德也。上上而不止。下下而无極。此君貴而民賤。君亢而民離之象。大亂之象也。聖人以此制成大亂之世界在目前而後制爲禦亂之具以待之。此兵所由設也。弦矢舉一端以該兵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此亦取德。然不取三畫卦。而取六畫卦之德。四陽方進而連勢壯也。壯則未可壞敗。是卽有固意。壯固不獨可取爲宮室。而宮室其一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此亦取德。物之大與其過。皆物中之德也。大過之象。大者過之象也。聖人取以過其事之大者。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此亦取德。陽明陰暗。以五陽決一陰。以極明破除暗之象也。以書契治百官。察萬民。是絲毫欺隱皆決盡之事。故是取此象而爲者。明暗夫皆物之德也。

第二章

此章教卜筮者必觀象。卜筮者不過欲知吉凶。則以爲但觀吉凶而可以已矣。不知卦爻之正與所問事應者。則其吉凶是正命所問事矣。卦爻之與所問事反應類應者。則其吉凶未是正命所問事也。故必須就象觀其與所問事離合。而後吉凶之爲反告正告類告可知。而後所問事之吉凶可知也。言象之詞即象。人非不看。而看之不審。猶之不觀也。章中只言吉凶悔吝之占。是切爲卦爻斷。非懸爲所問事斷。而不可不觀象之意在言外。見吉凶悔吝爲卦爻斷。未爲所問事斷。則必知卦爻之所以吉凶。而後可以推所問事之吉凶矣。大意言象中有材有動。而詞之吉凶悔吝切此言之。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謂易初有畫无文。只是以象爲書。而畫是事物之似。故名象也。像者。未直是事物。而似乎事物也。未直是事物。則有待於言。似乎事物。則有所可言。此聖人所以爲詞以繼之也。像也。猶云材動之似也。

彖者。材也。

彖是彖詞。其意不離明吉凶悔吝。物之材料精粗良楛爲器。美惡之體統。卦之於爻亦如此。如乾則六爻皆健之變。坤則六爻皆順之變。屯則六爻皆屯中物事。蒙則六爻皆蒙中物事是也。材也。猶云言材之象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爻是爻詞。六爻天下之動之象。爻詞是依此象而發明其形容道理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此節與上二節文氣一緄。是故二字謂吉凶悔吝之詞爲言象。故不得不設。非不爲言象而漫設。總謂是切言乎象之詞也。非如此不能言象。故欲言象。即不得不用此。生著謂卦爻之吉凶悔吝。以吉凶悔吝之詞生著也。而意則言有詞以使吉凶悔吝生著。非正言吉凶悔吝以詞生著。

第四章

此章辨陰卦陽卦之疑。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謂多陰之卦反謂之陽。多陽反謂之陰。此似可疑。不知必須多陰始是陽卦。多陽始是陰卦。蓋一方能爲主。二不能爲主。一陽二陰。則是陽爲主而爲君子之道。二陽一陰。則是陰爲主而爲小人之道。此所以必一奇二偶合之爲奇。斯是陽卦。必一偶二奇合之爲偶。斯

是陰卦也。一奇二偶則奇。一偶二奇則偶。言奇偶。猶言一奇二偶。一偶二奇也。末節釋明奇所以爲陽。偶所以爲陰。其德行句。謂此奇偶之卦。表裏皆顯出一箇道。加人之德行來。而是何德行也。道之意思。在裏爲德道之形模。在表爲行。而奇偶之卦。表裏皆是君子小人之道。陽統陰而貴。故稱君。陰承陽而賤。故稱民。以貴爲主。則貴而爲君子。以賤爲主。則賤而爲小人。君子小人。兼德分言。善與誠則爲君子之德。惡與僞則爲小人之德。爲勞心之事。則分當爲君子。爲勞力之事。則分當爲小人。辨卦之陰陽。无大緊要。因其說可悟爲人立心須一。故記之。陰陽皆能爲主。而二即不能爲主。可要成一種人。須立定一種心也。

第五章

此夫子釋小象之別詞。以其大關係於人而特記之。亦以見象詞之約略。其中尙有包蘊。有留餘。玩詞占者當如此以用其心也。

夫子平日如此說易者多。但象詞皆用此例。則言多而書難於載。故另爲約略之詞。而如此類者皆逸之。所謂書不盡言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節釋憧憧之所以未光大。與不可憧憧之事。理不待思慮而定。加以思慮則害理。所以未光大也。而憧憧之未光大。无事不然。卽爲事亦如此。三下節自歲功說到爲學。見天道人事无不然。何思何慮。言道體非言求道者。不待思慮。不以思慮有者。正以思慮得思慮。其不思慮者。則可以思慮創道。則不可也。殊塗百慮。皆已自然。則不待設處。殊百皆同。皆一。則不須揀擇。所以容不得思慮。同歸一致。以理之綱言。殊塗百慮。以理之目言。殊百言詳備也。同歸以究竟於彼言。一致以根本于此言。如終皆可以成歲。同歸也。始皆欲成歲。一致也。或日或月。或寒或暑。或往或來。殊塗百慮也。慮是發爲理。途是由此理。同歸之途。卽一致之慮。但對致而言則爲慮。由靜而動也。對歸而言則爲途。由行而止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以下指點何思何慮之實際。理在往來屈信。不在明生歲成利生。總言天地利物之理。皆是不待思慮而有。推者。此往彼來。如來者推去往者也。先此往彼來。後彼往此來。是相推。未往而來。來而不往。則礙。未來而往。往而不來。則斷。往而後來。亦往而即來。來而後往。亦來而即往。皆可以如此。不可不如此。則是當如此。所謂理也。而可以如此。又不可不如此。則何用思慮而後得此。當如此之理。所謂自然也。唯自然方是理。非有不自然之理也。總之因感而起者是理。過感而爲者是憧。屈正信之感。信正屈之感。使我可然。不可不然。是感動我之然也。往者三句。正申明上事。是因感而起之事。自然爲誠爲公。不自然爲妄爲私。必思而後有從者。於思慮之事外。又須思使從此事之方法也。既有思慮。又有此思。故曰憧憧。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此節言學中功後之效。不待思慮。尺蠖二句。承天道而廣之。以起學問之事。謂凡屈後自有信理。伸後自有屈理。不待思慮。不特天道可見。即萬物亦有自然者。何況君子之學乎。尺蠖龍蛇。在物爲一類。在一類爲大小。偶舉一類而見其無不然也。以此推之。他類可知。情義四句。以納於心爲屈。發於外爲信。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精義者。將人心處物之裁制。從粗講求到精也。入神則到精之極處矣。人心之義到至精處。只是物理不見。心之所爲則有見。及義之精。即併見及心之无方。在其底所謂入神。利用即以所精之義。致諸用而利也。餘義註備。此君子所以勿忘勿助。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節言學中效後之效亦不待思慮未之知謂自是以上无求進功夫可爲則其進與不進非己所預知不知是功之止故曰屬德盛而致窮神知化是效之發故曰信不知後德一路進向盛去是信之漸到盛極而窮神知化是信之成窮神知化德與神化同體而能反已知之也窮是窮理之窮亦知也德盛已是信之極但未發爲窮神知化則未見其盛仍似伸之未極故以窮神知化爲信之極事自致者自然而取得此也此窮知之知不用致知工夫得也道本神化得此而後謂之得道神卽上文之神化卽上文之義此與上文別者入是一隙之窺窮是全舉之覽精是功夫知是現成因彼時神化在身外此時神化在身內也神化者道之全體大用得此方是於道无不得神只是以无生有化只是有而不滯知化之所得精義利用可以得之此與上節分已得未得者全在於神不神但有神則有化故併言之耳當串說以窮神而知化歸重窮神方合化直言之是物之宜義橫言之變動不居義零說化合說也上節學者之行恕求忠而未得此夫子之一以貫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節專以非所困非所據釋象詞未盡之義象詞以石之比剛明蒺藜之比剛未明故單釋剛實則釋明承乘皆剛也剛爲君子何以比之石與蒺藜若以石與蒺藜爲美比則又不應係以下面之占此象詞之所未明者也今釋之謂君子非小人所能市事之轉見惡結之終必離君子非不當困當據而非彼所能困能據則非彼所當困當據也此見小人唯有自新則君子不必事而見容不必結而見助不然則事之結之反非計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釋所以獲之道。象詞解悖。只見獲之所以利。未見射之所以獲也。禽比非人而在高位。弓矢句。見射非无器之事。起藏器句。射之句。見器外又有人巧起待時句。藏器是內有其具。待時是又有用其具之巧在具之外。動而不括。雙頂藏器待時言。釋藏器待時所以利之故。才有困頓勢有齟齬。則作事不去。所謂括。譬之射。則矢之偏枉。侯道之有觸而中隕也。末句是釋獲之无不利之占。是虛設以待其人之詞。與他詞實從卦爻起義者不同。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此釋不行雖无咎。而終不免小人之道。象詞只釋爻。所以許之无咎。未見爻非以此教君子。亦視此爲略。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此釋滅耳是不明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亦聰不明中之包蘊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釋象詞之所餘留見象詞之於爻詞有闕者以其事之至明不俟論非闕疑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節釋四之失信以才能非以心術見爲臣當衆量才能不得專恃心術以告无罪也亦象詞未及所以然之義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象詞位正當也只釋所以能得此爻詞之故是爻詞上上層事今此節乃將爻詞逐一釋之其知幾乎以上提出知幾以引起不俟終日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四句正釋不俟終日是知幾易曰句又提出介石貞吉介如石焉二句釋不終日本於介石君子三句釋貞吉

首句言知幾之本。謂神方能知幾。非極靈不能知。而非虛極不能靈。極故知幾者之心。如蓍之虛以涵靈者也。上交二句。言知幾之凡。幾者後事之端。伏於前事中者也。上交中有詔下交中有瀆。是後事之端。伏於前事中也。故不詔不瀆。爲知幾。知而後能預遠之。預遠之而後能遠也。上交主嚴敬。下交主和愛。嚴敬會生詔。和愛會生瀆。瀆自褻也。動之微句。先發明見幾所以必是不俟終日之故。幾之體制。是前事中後事之端。上交中之詔下交中之瀆。以例明之。此句又言幾之在前事中。在於極早是又言此體制所處之地位也。凡事初輕後重。初少後多。皆初微而後著也。物之蓍者所生亦蓍。物之微者所生亦微。事初是微。則幾在事初中亦微矣。微猶言在事初也。事有其端。即是其事已發動。善惡吉凶。相連之事。善幾之見。即吉之見。惡幾之見。即凶之見。先字重先字猶云早也。未有絲毫吉凶可見時。方是超然吉凶之先。微是善惡未有所見之時。此即吉凶未有可見之時也。到稍近善惡時。則善惡可見。非吉凶之先矣。幾在前事未終日時。故微。幾在前事未終日時。則見之亦在前事未終日時矣。易曰句轉文。似云由此言之。方知不終日云者。言知幾矣。然易不但曰不終日。而先之以介於石。係之以貞吉。何也。介如石三句口氣。似云蓋惟神能知幾。而介於石者。又所以神之本也。人能介如石焉。則不用終日而識幾之斷然矣。不然。則不終日之識。未可冀也。此易所以言不終日。而必先以介於石也。介者。此心不入於欲之操守也。此是致神工夫。與聖人之洗心事同。而用力異耳。君子三句口氣。似云若夫貞吉云者。謂不俟終日則吉。但欲其長吉。故又戒以貞耳。而不俟終日何以吉也。蓋天下之事。圖之早則成。君子能知幾。則能圖之早。而修己則德進。治人則業盛。而爲萬夫之望矣。幾有順生者。自微而彰之類是也。微彰者。因事而有增益也。如上交不詔下交不瀆是也。幾有反生者。自柔而剛之類是也。柔剛者。厲之不堪。則激昂也。如劉先主之柔忍而不能純是也。四字不外孟子於不可已而已章之義。皆言人心遷流之勢。非言天下之事機。與作用之術數。說作禍福起伏。與以與爲取之類者大謬。

知微知彰。謂方見有微在時。即併見有彰在也。下句倣此。萬夫之望。謂德業爲人所仰。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以顏子之事釋不遠復。所謂有不過見得如何是過在面前耳。非已有於身也。未嘗復行。謂卽投轉不復向之去。非行過不再行也。如此方是不遠復。此卽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知善則知不善。爲善則去不善也。知是擇之功。而非大知則擇亦不能必明。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象詞言三則疑。已釋明爻詞是戒人致一。此又以天地男女之事例明不一之利害。以見所以當致一耳。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此以立心勿恆之所爲。釋其所以致凶。危以動三句。非立心勿恆正面。而立心卽有所爲。故致凶也。安易卽安易於動語。非動語外另一截事。安易皆心安之意。但動用及身心安則有體之充隨之。故統言身語專主於心。故專言心也。安易不外孟子不動心之義。謂當於理。而可無恐懼疑惑也。動言之理。不可枚舉。故以安易虛言之。若求之理。則在交定而已。故實言之。要之定交而後求。卽安易而後求耳。求中亦有動言。而交定則動亦安。言亦易也。先施所以定交。定其交猶云先施。君子修此二句。承上文之事而言其效。以爲下文反案一截。立意總在此。所以全之道。止有此。則舍此不全可知矣。此指安身之動。易心之語。定交之求。全者。有益無損也。危以動三句。皆不能久處其本分而急望增益。故不能待理之當動當語當求。而強動語求也。前與字助也。後與字畀也。稱施而求。則求有量。无交之求必濫也。舜之若將終身焉。恆也。勿恆者。一毫欠缺亦不能耐。一息欠缺亦不能耐也。於上九居益之終。而仍求益不已看出。在人君動主國事。語主教化。求主賦斂。危懼无交三項。漢武帝俱有之。

第六章

直言詞之至精。所以聳人尙詞占也。上傳易有聖人之道四章。只以使人無不知來物爲至精。今乃直言其所以使人無不知者。極明來物。盡明來物也。首節是陪跌之筆。以下方是正文。全章大意。似云前世聖人立象。其開物成務之功。亦已至矣。而後世聖人。因而係之詞。其事尤有進也。次節又以從下文看出之義。先言以起發下文。三節言彰察之極其致。是所以使人知之事。是精細之義。四節前六句。言彰察所及之無限量。是所以使人無不知之事。是精密之義。後二句決言衰世之意。以總結兩節。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通節重末二句。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是理之已足。然止以卦體之通之是事之有可加。此後世聖人憂世之心。所以因之以起事。而亦必有所起之事也。作易至卦立始成而有乾坤。而後有摩盪。有摩盪而後有卦。故乾坤爲易之門。其所從起。卽如其所從出也。乾坤指奇偶兩畫。物者。氣之質。易所寫陰陽之意。虛而以畫爲質。猶天地開所行陰陽之氣。虛而以物爲質也。陽與陽合。陰與陰合。及陽與陰合。陰與陽合。皆是陰陽之合。天地之氣。自微陽至極陰爲一段。雖流行不已。總此一段。終而復始耳。而一段中析之爲八節。一節析之爲三分。觀一歲二十四氣分八卦。每卦管三氣。可見八卦象氣之一段也。因而重之。象此一段之流行不已也。八卦之陰陽純雜。象一節之陰陽分數也。一歲之中。已亥爲純陽純陰。餘皆或陽雜陰。陰雜陽。而又雜有多少也。有體之體。形體也。以體之體。猶體道之體。引而近之。歸於體中。不稍相離也。撰德皆兼正變。正卽善。變卽惡。善卽必吉。惡卽必凶。是卽往來也。撰卽是顯。德卽是幽。有撰有德。卽有可名。有可物。但本體尙含蘊在內。下文彰察節。乃宣出來耳。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以下言詞。節意言係詞之事。似因而逸。其實是創而勞。稱名卽係詞之謂。因卦爻而舉箇名。有字有聲之謂名。名或只名爲之。或以物爲之也。雜而不越。口氣一開一合。以不越爲主。雜者名不一類。類又不一等也。如人與物是不一類。人之父子君臣是不一等。忠與孝是不一類。守成之孝。與蓋愆之孝。是不一等。不越則只用其所本有。所以似因而逸。天地之撰。神明之德。已盡包象中所稱之名。不能出天地之撰。神明之德外。故不越。于者。于稱名也。稽其類者。事有出于盛世之意者。有出於衰世之意者。今考其事。類其與何者類也。事由盛世之意起者。必簡易而用思慮少。事由衰世之意起者。必繁重而費思慮多。故考其事之易簡繁重。則其知與出於何意之事類也。其衰世之意。謂類於衰世之意。以稱名之事。比之體通爲繁重也。淳質者。渾厚樸略。人心知識未多之時也。知識未多之時。未有邪說誣民之亂。則告之善惡易信。行險僥倖之術未生。則告之吉凶易信。又知識未多。則其事未繁。待告者有限。故聖人但立象以告卜人。筮人。使之觀象以喻人。而其言之工與未工。遍與未遍。有不復計。衰世之人。中於邪說誣民之亂。則但告之善惡必疑。必待明到善惡之不可掩處始信。恃其行險僥倖之術。則但告之以吉凶必疑。必明到吉凶之无可逃處始信也。又其事日繁。待告者无限。須廣爲之備。下二節皆明善惡至不可掩。明吉凶至无可逃。又廣爲之備之事。上古聖人。處无所用此之世。則不思慮到用此。亦不得有所以爲此之思慮。所謂非上古之時思慮所及也。衰世之意言於上古之思慮所未及而及之。所謂創而勞也。上古不及。是不必及。非不能及。衰世之意。謂處衰世而欲救世之意。救生於衰。故是不可已之意。而救施於衰。故亦不易遂之意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此節及下節。前六句實疏稱名中之事。卽所稽得而知衰世之意之事也。口氣似云吾何以云稱名爲衰世之意也。蓋就而稽之。而見夫易之盡言。固盡至无以加矣。此節直言稱名之體段。下節橫言稱名之數量。彰往句是綱。下三句是目。微顯二句。是彰之日。正言句。是察之日。彰往者。彰占者已然之事之善惡也。察來者。察占者未至吉凶之應也。雖只彰察卦爻。而卦爻卽人事之象。故彰察卦爻。卽是彰察人事。聖人之意。亦爲人事彰察。非爲卦爻彰察也。彰者。發之使明也。察是察乎天地之察。非察邇言之察。所以彰察之

實在下文。微顯者。從顯言及其微。使顯者亦爲微也。闡幽者。從幽而言及其顯。使幽者闡出來也。如坤六三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是已見而顯。由此而推出其德之直方大言之。是微顯也。如乾九三性體剛健。是屬德而幽。由此推出乾惕之事言之。是闡幽也。顯者單彰其顯。幽者單彰其幽。亦是彰。而不如微顯闡幽之表裏彰盡也。以併見其含直方大之德。而後益見柔順中正純坤之爲善藪。併見其能爲乾惕之事。而後益見性體剛健純乾之爲善材也。當名辨物者。加之以名。則是其應得之名。加之以物。則是其所應得之物。不誤以宜加彼者如此也。無形體者之號爲名。如道德之類是也。有形體者之號爲物。如天地之類是也。顯幽皆有以名稱以物稱者。如乾三之乾惕。以名稱顯也。乾初之潛龍。以物稱顯也。坤二之直方大。以名稱幽也。坤五之黃裳。以物稱幽也。上句是彰之微。此句是彰之切。不微則雖切亦有遺。不切亦雖微亦尙朦朧。皆非彰之極其致也。上句是一思慮之長所爲。下句是衆思慮之博所爲。不博則有不得其恰可之名物。而以他近似者借用矣。當辨不論從同從異。而要逼肖所稱者之實。正言斷詞項察來言。

正斷工夫。雖在爲占時无回護苛刻之私。然亦得力在上文二句。善惡未明。則吉凶有誤。縱不誤人。亦不信也。正言者。正不正之言也。斷詞者。斷不斷之詞也。人以善爲不必爲。以惡爲不必去。此不正之見也。吉凶定則令人易了。此見是正不正也。人欲不爲善。欲不去惡。此不斷之志也。吉凶定則令人絕了此志。是斷不斷也。言字也。詞說也。說以字成。字爲說用。離之是字。合之是說。吉凶之詞。兩皆可稱。非有兩指也。備謂彰察備。所以彰察者亦備。彰察備是明得失之事備。微闡當辨。備是彰之事備。正斷備是察之事備。而彰之事備。又察之本備。備見聖人之用其思慮直用到无可復加處。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首六句。總將上節之事。橫言其邊幅。卦詞止於六十四。爻詞止於三百六十四。似彰察只彰察此數。而於人事不能該遍。故又言此以破疑。旨遠二句。方言彰察之該遍。首二句先言所以該遍之故。微闡當辨。總以稱名爲之。稱名該遍。故微闡當辨。能該遍言詞。又

因微闡當辨之所及者而命微闡當辨該遍則正斷亦該遍也　稱名與當名辨物不同義稱名只是舉箇名當名辨物又言所舉之名於人事有當有辨也大亦與當辨不同義大是名自已寬廣當辨是名與人事切合也　謂其稱名也觀其外面只事稱一名一物似所稱者小而究其包蘊則此一名一物已取出事物之類在此而失非止取一二事物之類而大矣　小大猶多少　類者事物之大凡事物之形實不能多取事物之大凡則一物可以通有萬物之所有而能以少取多矣　卦爻是事物之類不是取類以稱不足以彰卦爻而彰得卦爻則彰往无餘事矣　名有不能取類者无與物同者也有取類不能大者不能同物之相同者也　其旨遠二句頂微顯當名二句言　其旨遠謂所欲微闡當辨者遠其詞文謂能微闡當辨乎遠　遠言廣博非言深奥盡天下之顯是遠盡天下之幽亦是遠　辭以達爲文全不達則泛泛之字而已不見是物爲質而以此爲之文也達不盡達則是琢彫爲樸反貽質之陋非增質之文也文字緊貼遠字言謂於遠无不達也　遠之形實无法可盡達唯遠之類可盡達而非能取遠之類之詞亦不能達今即以取類大之名爲辭則其辭是能取遠之類之詞矣　遠即大之義大以規模言遠以度數言總合多成體也　承上文口氣云稱名將以爲辭也而如是以爲詞則其詞雖以施諸遠指亦文矣　逐字用之是稱名積而成說是詞　其言句頂正言斷詞言　口氣亦跟首段謂言沿詞而命今稱名之取類大詞既因之指遠而文矣則言亦因詞而曲而中矣　曲而中謂於天下事物委曲言盡中之天下事物在遠在近在左在右在前在後其形勢委曲言盡中之則其行亦委曲是正斷該遍之義看錯曲與直相反作隱約講則與明得失之旨悖矣　其事句申明上文之詞即甚明彰察之量也　大遠曲是有窮盡无窮盡兩可之詞今又申其大遠曲是无窮盡者也　謂名小類大旨遠詞文是易之彰往其量博也言曲而中是易之察來其量亦博也然所謂大遠曲者非大遠曲而有窮盡乃因无窮盡而得大遠曲之名也　其事即指稱名取類指遠詞文曲中　肆出現也隱猶有未出現者也　肆而隱總是肆不盡肆非有數事終古肆之終古有隱也　今日有人於名中見已事之類於詞中見已事之指於言中見中已事以爲稱名小取類大指遠詞文言曲中是其稱名小取類大旨遠詞文言曲中出見一回明日又有所謂肆也而尚有他事之類他事之旨他事之中爲今日明日所未見則是尚有下回之稱名小取類大旨遠詞文言曲中未出見所謂隱也　稱名小取類大旨遠詞文言曲中之出見總是類旨

中之出見三段事之肆而隱總類指中之肆而隱肆而隱所以爲大遠曲也　因貳二句承上文詳列其事其出於衰世之意愈明而決言之通頂二節謂易辭之彰察之極其致如彼彰察所及之无限量如此其出於衰世之意无疑矣　因貳一句卽衰世之意四字貳是衰世之事因是處衰世之事濟民行是意卽云處衰世因而生濟其衰之意也　貳字解見第二節兩以字皆當而字　濟民行謂意中方以此自任未有實事實事在明得失之報　濟者救之助之也　明得失之報五字是指上文之肆而隱以上是事實此是事意　汎言明未是濟貳工夫如上文之明乃所以濟貳也　明得失之報是以察來括彰往彰往總以爲察來之地與信察來于人耳故併爲察來　得失猶善惡　以字承上事之詞謂因貳而濟民行而如此也　二句大意云以上之事總其意而言之則明得失之報之卓耳而聖人何以有此事哉蓋聖人處衰世而見民之貳因不得已而以濟其行自任因此而爲此事也故曰衰世之意也　貳非如此以明不可破貳不破則行不可得而濟故因貳而欲濟必須如此以明詳見第二節

第七章

此進用易者以脩德　人之卜筮亦所以用易而免憂患也然有憂患不及之處則不知卜筮矣且人非神明卜筮未必能用不若爲脩德之學高之可爲神明下之不失爲寡過不待卜筮而自無憂患也故卜筮以用濟行之易不如佩服九卦以用脩德之易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下文將言九卦爲修德之事而先以易作於憂患爲榜證　首句不過陪跌之筆以下句爲主總言文王之作易是興易而作易之文王則有憂患之人也　首句言作易之功大興于中古謂至此興異于廢亦興止在此時也　聖人述而不作使夏商先有完美之詞則聖人必不作由聖人之作可知從前詞不完美也而无詞則人不能用易是易雖存而實廢矣故文王作書時是易自廢而興文王之後无文王此時不興則後无望矣故止此時是興之時興廢則關係大矣興後來所不能興則關係益大矣故是言作之功　乎字

是料前頭是廢後頭无與之詞。下句用然字轉首句。易說錯孔子不知易是何代所作。則无理矣。有憂患。從文王之境遇想見。當大難處之境遇。雖聖人亦不能无憂患也。憂患者。憂患有凶悔吝。以心言。若文王有可憂患之事。不成是孔子所不知。不用乎字料想之詞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承上節。證明九卦是修德之事。而遂言之。節前先由有憂患。想及易必與處憂患關切。次由易與處憂患關切。在與修德關切而後言之。故言修德之事。即是言處憂患之事。是故二字。是承上事證明而言之詞。是故作易者有憂患。故是下事无疑之故。有憂患時則易非與憂患大關切。必不暇作。而今有憂患而作易。則易之與憂患大關切可知。易无修德之事。則與憂患未大關切。今以易爲與憂患大關切。則以易爲有修德之事可知。易无此德之基九事。則未爲有修德之事。今以易爲有修德之事。則以爲有此九事可知。九事除九卦无可當之者。今以易爲有九事。則以九卦爲有九事可知。故有憂患。足證明九卦爲九事也。卜筮足以免憂患。而或不及卜筮。或卜筮而不能用。如總指所云。不知修德者之該而安。他卦亦有修德之事。而渾全者示人隱約。節目者示人散賾。不如九卦之九事顯而括。故孔子特拈出勸用。而文王之意。亦當重取乎此也。德之基等。是卦可用。以爲此是卦之用也。口氣。句句是云此卦確是此事。學履則德有基。學謙則德有柄。學復則德有本。學恆則於德能固。學損則於德能修。學益則於德能裕。學困則於德能辨。學井則德成地。學巽則德有制。禮是德之迹。只是德之粗分而所以納後來之德。故曰基。基者始之所可爲。亦後之所恃以安。一切心上工夫。道理皆未承受得。只可且以禮律身。而形體日檢。則嗜慾日馴。而後以功夫與之能任。以道理與之能就。猶一片平

地牆屋皆未可設。只好立箇基址。而无此基址。則累牆架屋。亦是隨作隨敗。加添不上也。　柄者。器所授人操持之處。人能謙則能學。能學則德不得而去之。則謙便似德有操持之處以授人也。又謙亦德之一節。如柄亦器之一節。復亦性之始復。復性方是眞德。始復則微。而既復則不終於微。猶樹木之有根荄也。　性復欲衰之驗。欲衰則易勝而理易長。故不終于微。　基柄本辨地制。皆是成事。固修裕是工夫。固修裕。謂德得固之修之裕之之功夫也。　合窮而通方是困。　裕之不已。則能窮而通矣。德至是則有以自驗其堅定矣。　學者不必遭困。而可設身處地以觀通否。　辨是已得辨。非方去辨也。　井在人爲。成性存而道義出。至此則德如地之不動。而物生焉矣。　固是零碎地是全體。固是功夫。地是自然。　地中兼用在。而但有德之正行。便是未及德之變化。制則又於德之禮有裁制。而此裁制是德所自爲。只是德之一境候。非功夫也。　德順事理之變。是人之巽而如此。則于德之常體有變。如裁制出新樣矣。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發明九卦象中之蘊。使人能用。　卦之象不可用於修德。卽象之意亦未可用于修德。如履之象。是上天下澤。人如何做得天澤。修德中亦何取用著天澤。卽知天澤之意是禮。而未知如何是禮。又无所得用。唯釋明履是禮。又釋明和而至之事是禮。然後實有修德可用之履以示人矣。　禮是人性之節文。而適是辨上下之分。故適是天澤之象。　性者情之本。而卽事物之理。禮率性之事。故于情和而于理爲至和者庸也。至者中也。　謙之象。山在地下。以至高屈于至卑。自卑之極也。卑之極尊而光之卑也。故尊而光之卑是謙。　前後皆正言。此句旁言。　剝之一陽。幸而陰未去之。非不能去。止是不亂于陰。地水師。地山謙。雷地豫。水地比。皆陽之已進。又不是微復之一陽來。陰不能阻其來。又方在下。未能破陰而上。故是微而不亂於陰。在人心則初還之天性。是此象也。　復卦專就一陽取

義則此亦專就天性之分言也　物者物欲之心　逐物則亦物而已　陽來而不退方是不亂于陰方是復辨于物亦不復爲物亂方是若如常人之惻隱忽然而起忽然而倒是物能辨之未算辨于物也　恆之相應有雷風初四二五三上之不同雜也而皆是相應不厭也在人則是所守不同而皆是守乎常理也總是自復以後隨得隨據也　楊墨子莫之執一皆似守德而實賊德必不一而後爲守一故不取乾之純而健而取恆之雜而久也恆常也久也守之失不一類唯守常以厭爲失以不厭爲久則是久于常也　德之全體不一理德之各體是常理不時非中不庸亦非中也故取雜又要取常方合守德所用之久　損是損內內无可損可損唯欲故損在人是損欲欲本于氣質之性則難損氣質之性原可勝以義理之性則熟之亦易故以先難後易言損欲　制氣質之性一分則義理之性暗長一分義理之性長一分則氣質之性衰一分故習熟則易　益是益內內无可益可益唯理故益在人在益理益理除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更无他道故以長裕不設言益理　困兼剛柔之體險以說之德爲象直是人窮而通之象不待移借　窮是境遇不可用入功夫中亦不可用入德中人用困用其窮而通非用其窮也　井之居所而遷是從卦之象上取象不似以上直從卦取象井是巽水上水之象居所而遷又是井之象也　物之居所而遷者是井就人則德之居所而遷亦是井也　一陰伏于二陽之下而是方來之陰欲上行者故其順處卽入處在人則在櫺之心似以平常之行亦是稱物之宜而非常之宜比平常之宜隱一層則稱之亦隱稱卽順也隱卽入也是亦順處卽入處也　稱而隱謂單稱未見巽稱而隱方是巽以順未是巽順而入方是巽也　隱非先幾陰藏之術乃旁行之智固理爲體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節用卦之處與用卦之時　用之非其處則无所以受用之非其時則亦不能效如履用之心則不得形體以配其節文是无所以受也復用之未力行時則性必不復是不能效也　履以和行謂履用之以和行而首用之行是用禮之處而時則无所待　和行使

行於情和也。非率情則不和。而非中節則非率性。除至无所得和。故言和可以該至。　行期于和。卽用和爲貴之意。　謙以制禮。言謙與禮併用起。非止用以制禮也。非學非德所在。无用謙處。而凡有學有德所在。卽用之之處矣。有學有德所在。卽用之之處則自修德之始至終。无非用之之時矣。　謙所以居學居德之道。如不見有禮。而後能制禮。不見能制。而後自勉于制也。　此句與論語謹而信。兼配孝弟愛親同文法。　制禮。審酌成禮而由之。正所以和行之實際。　復以自知者。復以用之。自知之物。使有自知之效也。自知之物。是用復之處。制禮後是用復之時。　自知者。自知己之本來。又止自知而人不知也。知性是知己之本來。性微而未發。是人所不知。以自知用之。縱復。亦是方微之性使之復也。　制禮之久。則有方微之性可復。　自知後則心有德矣。一者。使心之專一如此。而无出入也。是始終如一之一。　一是隨多隨少而一之。　有德後則可求德。純而仁矣。此用損益之時也。德之害與利。則用之之處也。　損益之用。同時无先後。　損益久則漸近于純。而可克己復禮。以至於仁矣。此用困之時也。幾微未遠之害。未興之利。爲不可處約樂之根。以不能免乎怨者。用困之處也。用困者。取困而學之也。　以上皆於當時用。用困卻不於有怨時用。謂預學成箇困。以本領在平日。使困來時有困之事也。可以窮而通。是困之本領。寡怨卽窮而通。亦卽德之辨。是困之事。　悲天憫人未嘗无。但爲己之悲憫則无。故不言无怨。言寡怨。　井以辨義。亦是平日用井。使德成箇井。而臨事時有辨義之事。　怨寡則德之成辨矣。德成是用井之時。成德是用井之處。　成德而更加之涵養。則成性存而道義在其中。有居所而遷之本領矣。辨義則居所而遷之實見諸事也。　用巽與用井同一功夫。行權與辨義同一境界。成性存存之後。則處常而有井之事。處變而有巽之事矣。

第八章

此章亦尊卜筮之意。意盡首句。以下總釋明之。　爲道屢遷至末。大意言易于道甚該。無在不有。以及人人亦無在不有可取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首句總冒全章。言易无在不以道及人。人亦无在不可從易以得道。忘易則是有可取之道而不取。於義不可也。不可遠。非違易則不得道之謂。謂有道可取而不取。不合爲人之義。與德之棄同義。離去皆可屬身說。唯忘明是屬心說。教人身常誦讀不遠易書。必无此理。止可教人遇事記得用易耳。故註訓遠以忘。爲道句以下。言易之道。多是下文隨在有以及人。人隨在有可取之故。人之出入。其變无窮。道唯屢遷。然後能給之。前後四句。皆統卦詞說。變動四句。則單以卦言。而併以明詞之道所以屢遷之故。詞只發明象之道。卦之道所從出。即詞之道所從出也。爲道句。是起不可爲典要二句是應變動四句是解。在人在卦。總是此道。非另有易之道。六位足以盡人物之時勢。剛柔足以盡人物。故六位有剛柔之變。剛柔有六位之變。則時勢之理。人物處時勢之道。總在其中。變動不居。以六位言。六位之剛柔不居也。周流六虛。以剛柔言。剛柔周流于六虛也。上下无常。頂周流言。周流則時上時下矣。剛柔相易。頂變動言。變則柔以易剛。剛以易柔言。變則无定。變則亦不拘。故道隨變所之而成。則不可爲典要。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上節單就道言。此二節方就道之及人言。末節方就人之取道言。三節一氣。總言隨時隨處。易皆以道授人。而人隨取之即得也。此節以卦言。象是事物之已然。度是事物將來當然之理。尙在象外而由已然可見將然。則以已然示人。即併以將然示人矣。度謂是度人之限。度不外道爲之。其指易其出入以度。謂易於人之出乎度外。入乎度內者。皆有度以明之。无度則无從見出乎度入乎度也。知出乎度外。則懼其不可以處知內之有度。則入亦懼其易出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此節以詞言　又者易又有詞也。憂患與故。皆就見成發揮。亦是已然者。父母臨之。則誨人以度。督人遵度也。　明憂患是占詞。明故是象詞。明憂患所以使人知度之不可不遵。明故所以使人知度吉之故。做之卽度凶之故。反之卽度也。　故是憂患之由。象是占之由。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前二句言人半可自取。後二句言須藉人之取。　率詞揆方。雖未能盡取。然能盡取之故。全係乎此。苟不識箇端倪大槩。則人語之亦不能信也。　率憂患之詞。揆之則知方之在于倣故反故率故之詞。揆之則知方之在于何倣何反。　典常者道之大體。又待神而明者。道之精微。如觀乾初爻。則知道在潛矣。而未知潛之當深當淺。此非詞之所及告者。故須神而明之。　精微亦卽在典常中。但人不能知耳。故曰潛龍。則是以龍而潛。其潛必不論深淺。而要无害于義。可知矣。其方只在審義之宜。以爲深淺而已。　苟非其人二句。是反掉之詞。言唯有自取之未盡。尙須求其人以取之耳。必无无可取也。　爲有非人不行一著。故作易又立卜人筮人。既有卜人筮人。則非人不行。无害于可取。而人之遠易无所解于非義矣。　神而明解見前篇。　虛者不憑人。是憑虛也。　不虛明。故不虛行。

第九章

此示人觀玩之法。　存亡吉凶節。正言觀玩之法。以上三節。法之所以然也。二與四兩節。發時物之例。是上文註釋體。不易爲義。　總言一卦中有通義合義。觀玩者法在分求合求之也。　只爻有帶卦之義。卦無帶爻之義。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此節言卦。卦爻易之所以爲書也。故下文言卦爻。是言易書。似云易之爲言。卦爻而已。而此卦也。蓋原始云云也。此六爻也。蓋相雜云云也。原始句言合六爻句言分。原本也。即從也。謂從起也。要邀也。謂攔截之人裏不遺也。質體也。體者物之完形之稱。有所欠則不成也。謂卦合六爻以爲一象。相雜言六爻則分也。分故不一數。不一色。唯其時物句。釋明雜之義。時則多。時則變。隨時爲物。則不一數。不一色矣。時物者。各乘一時以爲物也。不知其質。則此卦之爻。可與別卦之爻混。不知其雜。則此爻可與別爻混。人有才德。有事勢。此人之所同者。人有地位。有分際。此人之所異者。同此才德。而于不同之地位分際用之。同此事勢。而以不同之地位分際當之。則其所就不同矣。此聖人所以合一卦以象之。又分六爻以象之。始盡也。地位有上下內外中正。分際有有應无應。有乘承比之當否。值此之頃謂之時。如乾才德也。初則爲潛。二則爲見。生于地位之上下也。如遯事勢也。上則爲肥。四則爲好。生于分際之有應无應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以下三節言詞。卦爻之象。有合有分。故因而係之詞。其義亦有合有分也。此節頂原始句言。言詞有通義。難知易知。謂係詞者于初難知其義。於上易知其義也。本末謂原始要終以爲質。則初已含上之義在其中。如樹之本。最先而統氣。上只盡初之義之緒。如樹之末。最後而稟氣也。上句不重說初難知。只重說上易知。此句亦只承明上之所以易于初。不重言初之所以難于上也。節意總言初以後不離初之義。以見有通義相貫耳。本爲末之因。而自无因。有因而推見之。則易。无因而直索之。則難也。初辭擬之二句。承難知易知言。亦以再醒明難易之意。唯難知故須擬。唯易知故只成之。終則言擬之成終。即再提撕難知易知一回也。二之字。俱指初言。辭。擬之者。擬議當言何義也。功夫只在擬義。不在擬詞。成之終者。謂初詞已有其終在。而但爲之發見以成之也。凡人作文字。除是不專言一事。若專言一事。則第一句出口時。便通章之詞都有。言下只未以之出諸口。則如物之生而未形。則未成耳。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節頂六爻句言。言詞有各象。謂係詞者。皆係初上之詞。又係中四爻之詞。非冗贅也。取適備足也。六爻既皆是物以時成。而相雜則欲雜陳。一卦之物。及其德而辨其是非。單係初上之詞爲不備也。象詞是雜撰。占詞是辨。雜撰二字。皆兼雜與撰互文也。德卽在物中。撰德只是撰盡此物。非兩事也。爲德有是非。不可不辨。故撰出以爲辨之地。欲爲其物撰德。故撰其物以用。撰意不在撰物也。非此不備。而有此適備耳。非羨也。中爻承初上二爻言。謂非有初上。又有中四爻不備。非謂單中四爻便備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詞。則思過半矣。

此承上二節而言觀玩之法。撰辨非六爻不備者。以六爻各有所撰辨也。六爻各有所撰辨。則六爻皆有可知。不待借知于他爻。亦六爻自有可知。不得借知于他爻矣。居者現成於一爻中。不待及他爻。不得及他爻也。此亦只言爻有各義。而觀玩之法。當就爻求其各義。卽在言外見。卒于初只成之終者。以六爻同用卦之義也。六爻同用卦之義。則六爻之義。可于言卦之彖詞得之矣。僅言過半者。以爻中各義通義。合而爲詞。通義只其半也。此亦只言爻有通義。而觀玩之法。當就卦求其通義。卽在言外見。存亡吉凶之詞。原兼因卦爻之義而施。苟不於卦觀玩。則不知有卦之義。而於詞之所以然。有不見處。便不見詞之確矣。故必須觀卦彖。玩彖詞也。上句口氣跌宕。下句亦雖然之意。猶云要存亡吉凶。則亦居可知矣。而其義已半存彖詞。而智者觀其彖詞。則思已過半矣。要卽要終之要。透徹全體之意。存亡吉凶。皆占存亡者。氣數所爲。吉凶者理道所爲。以氣數得者。雖吉凶。君子亦謂之存亡。以理道得者。君子乃謂之吉凶也。知人之才德。則宜於何地位。分際用之可知。知人之事勢。則宜以何地位分際當之可知。故觀彖詞。可思過半。彖詞爲占得六爻不動者設。爻詞爲占得六爻有動者設。然彖不用觀爻。乃明爻詞必待觀彖乃明。孔子此章專爲觀爻者言。不爲觀彖者言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二節就中四爻。舉時物之凡。以爲時物之解。　時不獨遠近貴賤中正。此其凡耳。　總見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時之變化不一也。

二應五。四比五。皆親臣之象。又皆柔位。故同功。同非必同。單就此論之。則可同也。　同功者。其地位之所能爲。所不能爲同。　異位。正言當同之所以不同。　同功是同。以下是同中之異。　剛柔已是德善。又德之美惡也。此德善又卦之德所乘之地。如訟之險健。是德而在剛爻。則行而欲訟。在柔爻。則止而不能訟是也。　多譽句。頂位言。　柔之爲道三句。言四雖柔且利而多告。二雖柔且不利而无告。以中不中不同也。　利不利。只以見柔之相反太甚。非卽以此爲異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三下卦之尊。五一卦之尊。皆人主之象。又皆剛位。故同功。　此柔危剛勝。亦言善不同。蒙上節故省文也。　貴賤猶天子與諸侯。此一卦之三與五不同。柔危剛勝。是此卦之三五。與他卦之三五不同。謂合衆卦觀。則三又有六三九三。五又有九五六五之異。如此則有正不正。而有危勝之異矣。

第十章

此章就卦爻示人以大道規模。　未言道是何物。只言道之爲物。是此樣子。　前節此道統體之規模。後節此道節目之規模。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此道一陰一陽而徧瀰宇宙。其規模是二爲經。三爲緯。三才是寫其徧瀰宇宙。三才有兩。是寫其一陰一陽。首句似云易之爲書。卦爻而已。而此卦爻。道之規模在焉。以卦言之。則此道統體之規模也。蓋爻之爲卦。廣无大悉備者也。廣大句冒下三句言。有天地人之道是悉備。有天地人之道之悉備。其量是廣大。廣大是悉備之量。悉備是廣大之實。廣大而不悉備者。其廣大者空虛也。悉備而不廣大者。其悉備者有限也。廣大者。寬其中則張其外也。悉備者。能盡物則物全在其內也。悉似工夫。備似成事。有天道三句。承明上句。物盡于天地人。則道盡于天地人之道。故有天地人之道。兼兩是就作卦之事言。三句總言作卦必取六畫是作卦者原以效三才之道。故易有三才之道也。三必是效三。六必是效兩三。故知三畫是兼三才。六畫是兼三才而兩之。既兼三才矣。而又兩之。可知不是仍只三才。而又有所效矣。然除三才之道。非適是六數。故知六必是效三才之道也。兼兩是就以六虛制卦時說。非就卦畫時說。唯制卦時是虛位。故可見一不足又添爲二。若畫卦時則三畫已成一卦。不得就各畫添入。須挪移兩卦分三才。則是三以天爲人。四以地爲人。亂其原象矣。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承上節轉入。似云卦固示人以此道統體之規模矣。而卦之析而爲六。則又是此三才之道。有變動之象。唯其爲道有變動之象。則與卦爲統體之象不同。故云別名之曰爻也。其曰物曰文。皆爲爻之狀立名。即皆爲道之變動之狀耳。至于詞之吉凶。由爻而生。亦即由道之變動而生耳。通節之意。總言爻是道之變動。卦原是六爻合成。故分之即爲六爻。三才之道。原是三才。與三才之一陰一陽合成。故分之即是三才。即是一陰一陽。變動原在統體中。非統體生出。始爲變動。如天對人對地不同。是變動。天之一陰對天

之一陽不同亦是變動　非以道有變動爲爻之字義謂既是變動則不得與全體同名故又另起一名以別于全體之名也　卦筮也掛也皆所以成之事爻交也效也皆已成後之事六畫一畫皆可通稱但六畫已稱卦則一畫須稱爻猶學皆可稱庠序學校而國學已稱學則鄉學須稱庠序校以別之耳　爻有等三句申明爻之事以見眞與道之變動合道之變動是有等相雜有當不當者爻之爲爻亦然故與道之變動合也　三才之道本无不當其有當有不當者以乘之者言猶爻无當不當以所值之剛柔視之有當有不當也　六虛是象天地人之道剛柔乘之是象天地人之由道也

第十一章

此指作易者之心法以勸人敬愼　凡學易用易者皆有敬愼之心者也但恐避畏懦之嫌則有不能推致不能終守者矣故就易指出此是聖人心法以爲之勸　上章言道此章言謀道之道　聖人作易是就其觀玩所得筆之於書以爲己爲人是謀道之事也　聖賢之學要而言之一敬而已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是周當代殷之時此時而欲盡臣節則恐傷天人之心欲順天人之心則恐失臣節故文王與紂之事處之最難得當故聖人有危心有危心故見于詞　詞危謂其詞出于危心　危者以下釋明所以見其危　使平使傾是理之本然非有危心

乃故使之。但必務發明此理。便因心之危也。使平所以勸危。使傾所以戒易。甚大不廢。是戒易之橫分无不遍。懼以終始。是戒易之直分无不到。懼卽戒易之意。以終始謂與事相終始也。其要无咎。見戒易之旨出于正。所以不害爲聖人之詞。戒易非欲人免凶也。欲人免凶卽免咎耳。詞之道如此。故知出自危心。

第十二章

上章言危心之可有以勸人。此章言危心之不可無以策人。皆教人操心危也。知險阻是危之由。悅研工夫是危之實。學者學之。則无忘易之戒。而敬觀玩是也。前四節言聖人惟知險阻。而有悅研工夫。故能明理而易可用。後三節就易指點險阻。以證聖人之知險知阻。與聖人之知險阻。卽有悅研工夫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此節是聖人之有危心。恆易恆簡以上。是反跌之詞。以知險知阻爲主。德言似无危心而實有也。知險阻。則心之危。不待言矣。上段言事前有危心。下段言事時有危心。健順以人言。知險知阻以知言。是一聖人事。非兩種人也。健是仁之力量。卽不賴勇而裕如也。勇勝則發之无遲回。爲易順。是仁之體段。卽循理无違也。循理則於事无勞役。爲簡。有危心者。必有遲回。有勞役。故无遲回无勞役者。似无危心。恆易恆簡。其遲回在事先。勞役在事外。人不能見。就其事正視之。則但見其无遲回无勞役也。行卽行事。德行者表裏如一也。聖人性之者也。而人性之爲道。仁待智而發。智仍並仁而行。仁發時自易以知險。悅心在其先。仁行處自簡而知阻。研慮在其旁。單就疊疊觀之。則止見其易簡。兼觀其先其旁。乃知又有因知險而悅心以定吉凶。有因知阻而研慮在也。險阻同指

一處。但知在未悅心前。則是未有出現而先知之。故似自高臨下而知險。自高臨下者。人在境前。亦知只是虛知其槩也。知在悅心後。則是已出現而知之。故似自下趨上而知阻。自下趨上者。人在境後。亦知是詳知其實也。險阻皆非理而合得凶處。非天下之事盡險阻。但每事必有平險通阻兩途。出此則入彼。必无獨平獨通之途。无險阻爲鄰者也。知險知阻。謂兼知險阻。非單知險阻也。知險者預料其有是。知阻者既見其有是。知而記之不忘也。知險阻如舜之大智。悅心研慮。如舜之問察隱揚執兩。定吉凶。成亹亹。如舜之用中。知險所以懼發之差慢。知阻所以懼行之出入。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此節言聖人能明理以成。已是有危心之效。知有險則恐其入於險。而求實見所謂平所謂險。既實見所謂平所謂險。則慰其欲見之心而說。悅字以效驗包工夫言之。聖人之察理。只是操心一照便明。工夫輕淺无痕迹。故只以效驗紀之。知有阻則恐其入于阻。而嘗顧視所謂通所謂阻。顧視所謂通所謂阻。則所謂通所謂阻愈著愈察。研字註訓審。亦以效驗言。研諸慮。非研以慮也。慮如大學安而後能慮之慮。謂臨事再審一番也。凡人慮所已知。皆不費力而慮。不獨聖人。但聖人之慮。莫之爲而爲。學者不用其慮。則不能慮耳。悅諸心者。是非辨也。是非辨則吉凶可定矣。吉凶一路叫。則從是而遠非。一路无走作。所謂成亹亹。亹亹是行。而成之者則研之知也。聖人之仁。无知以導之。亦不行。其亹亹不必无成之者。但有亹亹可成。便是聖人學者能成之。未必能亹亹也。

亹亹所寄寓之迹是簡。亹亹是簡中之力量。卽易也。此天下是自己所行于天下之事。非指天下人。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此二節言作易。是故二字統冒二節。是通章要害。全旨總於此見。象占。是畫卦係詞前工夫。上節悅心研慮。只言明自己行事天下之理。而必先明于天下變化云爲之理。而後明于己所以應之之理。故悅心研慮。卽有知變化云爲之器來在其中。而可以出之爲變化云爲象占也。變化云爲。皆有善惡。人之吉凶。有變化所命者。有云爲所致者。而皆可以趨避。變化云爲。皆是事。吉者。事之屬將來得吉者也。祥者。事有將然之理。卽吉所由生之理。不外所謂幾。但是幾之善者則謂之祥。象事占事。謂就事而象占之。見易非憑虛懸度。變化二句。又先發明所以爲占事象事也。註中二故可以須善會。非言聖人恃此而知。此雖可以知。而非聖人知險知阻之大智。及悅心研慮之工夫。亦不能知。卽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而非至誠之人不能知也。象事者。模擬其事之器也。占事者。卜度而事之來也。知器知來。謂先已知之。而象占不難。非象占而後知之也。悅諸心。定吉凶。是初知。研諸慮。成亹亹。是知之不去。變化云爲。只就聖人所見者言。然萬古總此變化云爲吉祥。故而復新。故象占一時之事。卽爲萬古象占。知一時之事。卽知萬古之事也。象事卽擬其形容。象其物宜。占事卽觀其會通。行其典禮。事之器不勝寫。故欲寫之。則求其影似。器兼事之體段與善惡言。取成定之意。正對來之未成未定。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口氣承上節直下。謂既象占而以易書寫之。於是天地之能成。而百姓得以卜筮而與能矣。成能。是成示人以器求之能。有變化云爲吉祥。卽有可象可占。是天地設位。卽示人以器與來矣。但示而未顯。則能未成。聖人出其所象占以爲易而示人。是成所未成也。一生二。二生四。變化云爲。總自天地開闢始。故以天地設位統之。變化云爲。常人不能遍覽。縱能遍覽。亦不能知器知來。唯聖人作易。而後盡揭出其器與來以示人。成能兼卦詞言。前聖成天地之能。後聖又成前聖之能。先使人定吉凶。是覺世之能。後使人成聖賢。是濟世之能。人謀鬼謀。謂人謀後又加以鬼謀。鬼謀二字。方切易言。鬼謀者。操蓍以聽鬼神與之卦爻。是謀諸鬼也。謀者。謀所值之變化。所出之云爲。是何器何來。與能者與象事占事之能也。聖人象占而器來明。今器來亦明。卽與能象能占不異矣。卽

于器來則亦吉凶定而亹亹可成是卽與定吉以成亹亹之能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此下三節就易中之事指點有險阻以證首二節聖人之事　知險阻者不獨知有險阻併知其多且易入而无倖免也下節以情遷正多且易入而無倖免之意　有險阻則有可知有可知則知者必知險阻多且易入而无倖免則知之安得不畏畏則安得不盡研說之功故指出險阻便足證聖人之事　此節是發端末節是足筆以下節爲正文　過文口氣似云由是言之是聖人之能作易蓋出於有危心也而今就易觀之亦可以知聖人之不能无危心矣易之所以爲成能與使百姓與能者何也蓋八卦云云矣　告之言之以使吉凶可見則示人之顯已極示之極則人可无惑故是成能而亦所以使百姓與能也　八卦卽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皆八卦之相盪耳　上文象字是活字是事名此象字是板字是物名　象情者變化云爲中器來之象情也　象者事之影似情者事之眞實一虛一實一詳一略之意　註曰象謂卦畫言指卦畫說非言直以象字當卦畫二字也　告如春秋告喪告敗之類只報以事之大槩言如左傳言于某之言是陳說事之備細二字亦有隱顯之義　剛柔二句則結上二句說出吉凶可見乃見告言是示人之顯已極也　二句串合上二句事言之剛柔雜居只承一卦字言吉凶可見則總承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八字也謂總易書言之其初本卦畫就卦畫觀之則剛柔雜居而已而卦畫中已以象告又繼之爻彖以情言則是吉凶可見矣　雜謂剛柔相雜亦衆項剛柔相雜如乾純是剛坤純是柔而自初至上有上下內外中不中正不正之不同則成各項剛柔矣　象情皆兼器來言吉凶只是來而來去器无所麗不能獨見故言來可包器　謂不獨器可見而併來亦可見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上節只提出吉凶二字發端。此節方承吉凶詳言之。以指點險阻。大意總在以情遷三字。以情遷承變化言。則是多以情遷。又是緊與情相隨。則是吉外卽凶。吉外必凶易入而无倖免也。過文口氣。似云易中吉凶可見。此易所以爲成天地之能。而可以使百姓與能也。然就其吉凶觀之。則誠无怪乎聖人有險阻之知。而知之則有悅研之功矣。夫剛柔卽變化云爲之象也。而就其吉凶觀之。則甚可畏矣。然剛柔之情有不同。而吉凶亦隨之不同矣。首句是先爲下句情字發明。見是多異。不異不是變動。不多異亦是未變動。變動卽就雜居看出。一則不見。雜則見。雜是不一矣。利又究其所以變動之故。剛柔分有先後。交有彼此。故變動而其自太極而分。自分而交。皆順其自然之勢也。利者順其自然之義。以利言。謂人於剛柔輒言其變動者。以其變動是利而不得不然者。故言之也。猶云變動是利耳。吉凶句承上。口氣云剛柔變動則不一矣。然无不有情。而情不一。則吉凶亦以之而遷矣。情字未見不一。則未見遷之因。而承上句來。則見不一。以情兼以本爻之情與別爻之情。此情字是性情之情。卽指下文愛惡與下節情實之情不同。此句是論理。尙是引起下文。下文方正言易中之事。方是正承上節吉凶詳言之故。用是故二字接。剛情多義。亦多暴。柔情多仁。亦多險。情有順而生。亦有激而生。有勢屈而伏。有勢伸而肆。剛柔變動。皆情之根也。愛惡以下。總見吉凶无或不以情遷。所謂吉外卽有凶。吉外必凶之意。愛惡遠近情僞。是情之深淺。卽情之遷也。吉凶悔吝利害之生。是吉凶之深淺。以情遷。吉凶是吉凶之正。悔吝利害是吉凶之類。攻是極力相加之意。情重故力量重。力量重故損益之事亦重。吉凶是合彼已所成。不攻固不知吉凶。不相攻亦未至吉凶也。遠近只重遠字言。以彼之遠。對此之近也。此愛惡不淺。但地遠則相及之力淺耳。義在相取二字。取者于物不能全攬總挈。而但有所取也。取是愛惡。取物入于其中。愛惡所及處。但是被愛惡取去入于其中也。悔自凶而向吉。相愛本有益。但隔于遠而被之薄。故未成吉也。吝自吉而向凶。相惡本有損。但隔于遠而受之輕。故未成凶也。凡人所不欺者。必是于其人有不忍之意。所欺者必是于其人有忍之意。情卽不欺。僞卽欺。未是愛惡而愛惡之類也。相感者及于已者輕。卽如于身未似攻取之實有

所及而但心知其然者一般。如此之交則于已未關成敗。但亦有利害而已。一言之欺。亦于人有誤。此便是害。不欺反之便是利。凡易三句。總結上三段。卽覆言以申明之也。易卽卦爻情卽相得不相得之淺深。近而不相得則凶句。結愛惡句。上文言惡是言不相得而近。言遠是言不相得而遠。言僞是言未至不相得也。或害之結情僞句。悔且吝結遠近句。皆帶未至不相得與不近言。省文者。蒙上句例見也。謂不然則由此降之。或未至不相得。或不相得而不近。而或害之。或悔且吝也。節意是指點險阻。上文雖兼言吉凶。而本重凶一邊。故此處單言以結之。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節與上文詞義不屬。似是錯簡。今姑爲之說。以取聯絡。則是以心與詞之多變而緊相隨。比情與吉凶之多變以緊相隨也。悖逆大惡人。亦自知非。故容貌之間。必有愧沮。不獨詞也。亂于他岐故疑。則言之亦必入於他岐也。非敬愼不能吉。而敬愼則言必敬愼。躁人詞多。不敬愼也。誣善人以不善。終无確據。言之確恐見破。故以揣度之詞言之。如秦檜莫須有三字是也。失其守者。先執一說求勝。而爲人所破。不得執也。屈者氣餒。不能虛張而降下也。二節總結。似云吉外有凶。又多且易入。而无停息。如此聖人之智。豈有不知。知之豈有不盡研悅之功哉。而聖人尤以如此。始能定吉凶。成亹亹。況在凡人。顧可忘聖人易傾之戒。而苟且於觀玩哉。

說卦傳

此章極言卜筮。末節註易字。指卜筮也。上傳天一地二三章。皆言卜筮。此章之事。皆在其中。但彼言蓍爲神物。此更推究到所以神。彼言用天地之數。此更推究到明天地之數。彼言酬酢祐神。精變神。總言開物成務冒道耳。此更申明開物成務冒道。非凡民之事。皆言至無復有隱處。所謂極言之也。亦不外尊卜筮之意。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此節言蓍之所以神。神明者。天地之神明。贊於神明而後蓍生。則蓍是神明所鍾矣。此其所以神也。物分天地之神者。可以爲天地之神。招故筮用蓍。非卽乞神於蓍也。蓍龜死而卜筮用之。與聖賢死而禱祠之同義。皆于天地之神所鍾處。求天地之神。猶祭天之主曰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此節言所以用圖數之故。筮所以用九六。由於河圖以九爲天數。以六爲地數也。然何以知河圖以九爲天數。以六爲地數。則由就天地核之。知其數是九六也。參天者。核見天是圓。圓則圍三。三則是三乎奇而成數也。一可得奇。而三亦可得奇。且用其全。兼得天統地爲全之體。故以三爲天數始當。兩地者。核見地是方。方則圍四。四則是兩乎偶而成數也。四可得偶。二亦可得偶。且用其半。兼得地分天爲半之體。故以二爲地數始當。倚者。靠定之意。如三奇爲九。是自一奇至三奇。皆靠定以三爲奇之數也。參天者。見天是

參一而用其全也。兩地者。見地是兩二而用半也。是併天一地四已知之矣。不然。无從知九之連一爲天之數。六之連四爲地之數也。故曰因河圖之一連九。四連六。而用九六。實非因河圖。乃參天兩地而用九六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節言筮之功。倚數是方揲時事。立卦生爻。是既揲時事。通節皆筮者之事。觀變句。謂筮畢就其所得陰陽之畫。觀其外內次序而定爲何卦。變以六畫之不相同言。如乾之六畫皆陽。視坤之六畫皆陰。泰之三陽三陰。視壯之四陽二陰。泰之三陽在先。視否之三陽在後。皆變也。發揮句。謂卦已定。又就卦細觀。使其陰陽之畫。又呈露出老少來。而知何卦而用爻也。發揮者。開發揮揚。皆展出其深之意。老少在陰陽之中。是又深一層也。既卜筮之後。知其所當爲。而无所勉強。自然爲之。是和順于道德。亦是理於義。亦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上傳已云冒天下之道。然道是統名。至此始發明所謂道。乃與德義理性命一致者。乃見開物成務。乃納人於聖人之地。非僅小善凡民之事也。道與德義理性命一致者。便非一切道術之謂。身所由之正路謂之道。心所成之善體謂之德。身行此則此爲身所由之路。故曰道。心依此則此爲心所成之體。故曰德。順者率循无違之意。即行之依之也。和則行之依之之安耳。和順於道德。粗近亦可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又申明非和順於道德之粗近。而是和順於道德之詳確也。義者道德之實。除義无所謂道德。但義之粗近者不可名義。則亦可名道德。理於義者。其所和順者。居然是義。的然是義也。所以處事者是事之宜。而節文或未備。則未居然是事之宜。或備而未中。亦未的然是事之宜。義之節文未備未中。則此事之義有可以彼事之義混而居然是義。的然是義。則不可混而理矣。理者自爲一條。不與衆義混也。理即其和順。又成條理以和順於義。所和順者條理。則和順亦條理也。義於物无私曲是正義。於物无妨害是善。不直曰和順於義。而必先言道德者。以道德之名大於義。屬小於大。以見尊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句。又言此和順理。是爲人莫可加之事。爲人至於窮理盡性至命止矣。而此即是窮理盡性至命。則是爲人莫可加之事矣。虛定於天地之先者爲理。具於人心之初者爲性。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爲命。而總不外此義。和順理皆言行。而行有知在

前故行理亦可言窮理盡性者本有是性而今盡出來也　至命謂合於天道天之命與人之義迹異而意同非卽以己性爲命也

第二章

前廣大悉備章就卦爻示人以道之規模此章又就卦爻示人以道之實際前言道有三兩此言道是陰陽剛柔仁義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將以句起全章立天之道三段又總起下二段兼三才二句爲一段言道之兩不相妨分陰三句爲一段言道之兩不相混不相妨故可兩不相混故可分上截正反義之仁反仁之義之非下截正仁不成仁義不成義之非　道體一而用殊體一故可並存用殊故不必相參　順依倣也　仁義是人之性陰陽剛柔是天地之命命行而性賦性發而命行一而已矣　天地人有形體有性命廣大悉備章猶可疑於言形體此章正爲此辨也　是以二字總冒下文欲順性命之理所以性命如此而作易則如彼也　性命之理形體之主宰无此則形體毀而不立唯其爲形體之所以立故爲立形體之道理自性命起名道自立天地人起名也　立天之道猶言天性命之理餘倣此　陰與陽三字中有共別二義下兼三才兩段分承之餘倣此　陰與陽柔與剛仁與義是兩有也使兼三才而不兩之是不足以順理之兩有矣故作易必兼三才而兩之此卦之所以有六畫也　陰與陽柔與剛仁與義是分有也使兩之而不分則亦不足以順理之分有矣故作易必分而迭之此又卦之所以成章也　每二畫分陰陽則六畫累之是迭用剛柔矣　分陰分陽

謂於一才如此。迭用柔剛。謂於三才皆如此。有一才不分陰陽。則合三才不成柔剛閒迭矣。一色不成文。兩色各歸一方。亦色少不成文。迭用則雖兩色而如衆色繽紛矣。

第三章

此章釋圖以卦明物之陰陽。陰陽者。物之所以然也。知其所以然而然。而後可以議補救之法。故必明之。本取物之陰陽寫於卦。而恐人不知卦是寫物之陰陽。必以卦麗之物之處示人。以是卦當是物。而後人悟卦是物之陰陽矣。天地定位四句。皆釋圖意。是言是卦即是物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天地定位。猶云圖之乾坤。以象天地定位。所以見天是純陽所爲。地是純陰所爲也。餘倣此。山內陰外陽。澤內陽外陰。雷陰畜陽于內。風陰推陽于外。水陽內陰中。火陰內陽中。凡一陽者皆陽雜入陰中。一陰者皆陰雜入陽中。卦類萬物之情。而萬物總各一天地。寫了天地。即寫了萬物矣。天地分之合之。象止于八。故卦亦止于八。如人首爲天。足爲地。脾肺爲山澤。肝膽爲風雷。心腎爲水火。其象亦止于八。天地六子之分也。六子天地之交也。其氣止是一陰一陽。其陰陽之體段。止是一純一雜。其陰陽雜之體段。止是雜之于內于外于中。故天地之爲物盡于八。南多天。北多地。是南北天地之處。而終古不移。是天地定位也。西北多山。東南多澤。天氣在東北雷隨之起。天氣在西南風隨之烈。通氣相薄不相射。則以相對見之也。八卦相錯。言圖中六十四卦。皆不外此八卦而成天地。除上文四句无餘物。圖于八物之外无餘象也。物有交。故須以相錯象之。然八物之外无物。以交只是八物之交也。伏羲有四圖。然正恐人不知六十四卦。不外八卦之爲物。故又撮其要爲二小圖。其實已具于大圖中矣。二大圖。其一大方圖。是卦生之序。即陰

陽自生之序。人事无所施處。非人所急于知。故不釋二章。專釋後一圖。外圓而內方者。此章釋外圓一層。下章釋內方一層。上古知識未開。於此等處皆所未明。故伏羲作易。爲開天明道之事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節恐人疑仍作生卦之圖看。故辨之。言生卦之圖是逆數。所以辨此之卦不可逆數。非生卦之圖也。因此圖亦一卦之下統七卦。與大方圖无異。故恐人疑无二意。不知一方之一圖之已變之以示人不同。況若是生卦之圖。則亦當依方圖。先生者在前。未生者在後。須週轉數之。皆如知來之逆矣。今圖自巽至坤則逆。自坤至乾則順。益知非同方圖之意矣。

第四章

此章釋圖以卦明事之陰陽。上章類萬物之情。此章通神明之德也。事者神明之所發。事之所以不同。則神明之陰陽分數爲之也。萬物是氣之粗。神明是氣之精。物之陰陽分數既明。則物之事其陰陽分數亦可明矣。然此亦非上古淳樸之人心所及。故又以卦明之。此是釋大圓圖內方一層。此一層卽將大方圖最上一層折累而成之。方是變化。以見不同。而自乾至坤。其序亦與圓圖同。與方圖不同。益可知另有義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專釋動象散等事也。不是釋象物。故艮兌竟无物象。若以物論。雷風不見。當置中。水火山澤不見。當以次置外。唯及物之事。先者受。後者加之。有中外之象。唯動散等是及物之事。而有先後。故知圖是明此也。此全就卦之位次悟出。動散六事。皆顯仁邊事。

藏用正六事之藏也。與下章兼顯仁藏用言之不同。同此卦而叢文於其中各有所取用也。凡物皆首得動散。次得潤暄。次得止悅。而後自生而成。但親下者得之一歲親上者則久速之時不定耳。只以雷風雨日之動散潤暄。以例凡動散潤暄。不限定象雷風雨日之動散潤暄也。止說亦不限定天地之艮兌之止悅。雷以動之。謂圖之震居中左是象天地之雷以動物。以見凡動皆陽畜于陰之事也。餘倣此。陽本動。激以陰則愈動。陽本散。推以陰則愈散。動是起其陰陽之止。散是疏其陰陽之行之滯。潤是助其陰。暄是助其陽。止是助陽以堅其陰。悅是助陰以足其陽。陽足而後質成。風雷雨艮尚陽事多。得兌陰陽乃平。雨水之升。日火之精。即水火也。皆是陽伏陰中。陰伏陽中。山澤之氣成形則爲山澤。未成形則爲艮兌。艮兌者陽內陰外。陰內陽外之氣。物形已足之後。天地之施以成物者。以氣不以形。故言艮兌。此以艮象所以止之氣。與下章直以艮爲止象不同。此固乾坤之位。與大方圖无異。其爲君之藏之。亦以中六卦之位次看出。不與上六事連類者。不當與上六事併爲一圖。而六事之外。只有君藏二事。與之相類。故知是象君藏也。天地生物之事。除六事外更无事。而六事主宰于天。委輸于地。又不可謂六事之外天地遂无事也。六事亦有地氣所爲。而陽主倡。陰主隨。則總其權者天也。六事亦有天氣所爲。而既成之渣滓。藏歸之地。則司其積者地也。非神明之德純陽而健。則終不能復始。君者純陽之事也。非神明之德純陰而靜。則成而擾以傾之。藏者純陰之事也。此藏是存留之義。與藏用之藏。屬自有而无者不同。此藏是神明之藏物。彼藏是神明之自藏。此藏之有閒而後。復見則彼之藏也。在一歲言之。此藏是下章之致役乎神。六事只生一時之物。物之所以古今積而愈多者。君藏之功也。聖人明此章之義。故餘因人事以知氣稟。而可以施剛克柔克之政教。

第五章

此章釋文王之圖。是以卦明時。育物在于順時。故聖人必爲人明之。如以震象帝出。是明天氣臨此位之時。是發生之時也。此與上二章同一卦畫之陰陽。而各有所取。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彼見震之陽動陰下。有雷之象。此又見陽動陰下。有成氣初起之象。彼見巽之陽散陰上。有風之象。此又見陽散陰上。有生氣外長之象。彼見離之陰包陽中。有火之象。此又見陰包陽中。則陰沒陽露。有生氣太盛之象。彼見坤之純陰重濁。有地之象。此又見純陰則順而靜。有生氣得養之象。彼見兌之外陰內陽。是下實上虛。有澤之象。此又見內陽外陰。是內溫外涼。有生氣始肅之象。彼見乾之純陽輕清。有天之象。此又見純陽則剛勁。有生氣極肅之象。彼見坎之陽包陰中。有水之象。此又見陽包陰中。則陽沒陰露。有生氣隱微之象。彼見艮之內陰外陽。是上實下虛。有山之象。此又見內陰外陽。是實能止虛。有生氣一終之象。人之畏天者。以其无心也。言有帝在見无心而如有心也。主宰者心之用。不敢謂天地有心。而但見其有心之用也。天統地言。是氣之本體。出入是氣之運行。然氣中非有箇主宰之者。何以必有常度如此。一出一入。循環理也。氣必有依理之性。是主宰之所從出也。帝出乎震。謂此圖上之震居然帝出之象也。餘倣此。齊是又出而使物齊。相見是又出而使物相見。致役是不復有出而亦未入。停留而盡功用于物。悅是使物悅。戰是使物戰。勞是慰物之勞。成是使物成。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

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物之出入。人之所知。圖只重明天意。使人敬天而及物耳。釋圖之義。上節已盡。此節又孔子自釋上節之言也。謂何以知圖以震象帝出。蓋物出者氣出之驗。氣出者帝出之驗也。而震之位是天氣臨此。則物出之位也。震東方也。又解萬物出乎震。謂震之位東方。此是天氣臨此。則物出之位。故曰萬物出乎震。何以知圖以巽象齊而云齊乎巽。蓋巽之位東南。而東南是天氣臨此。則物齊之方。物齊者帝使齊之驗。故知巽象齊也。而何云齊。則言萬物之潔齊也。潔者色鮮妍也。何以知相見乎離。以離之方陽明方也。而亦天氣臨此之時。則萬物形體盡呈。无復隱暗。而彼此可以相見也。蓋離之方爲南。南方者天氣臨此之時。則萬物相見之方也。此有聖人之南面而聽可證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非但取其陽明也。蓋取此萬物之於我无隱也。物相見者。常使相見之驗也。圖以離位物相見之方。故知其以離象帝之使物相見也。明是已之能察耳。相見則德之感人。人用情也。故聖人之南面。有兩取法。坤所位之方。天氣臨此方之時。物視其時如地也。何也。此時爲物得致養之時。如地爲物得致養之處也。此足以驗帝之致役。故曰致役乎坤。物之致養於地。是取養于此地。物之致養于此時。非取養于此時。而非此時不得致養。則如取養于此時也。致養者。物既成後。不增不損。守常處安。資容俟其充滿。此盡自養之道也。致是物自致。其所以得自致。則由帝之順而不害。靜而无爲也。兌。天氣正秋時所臨之方也。此時驗之物。則有悅象矣。非帝使之悅。何以悅乎。故曰悅言乎兌。帝在物中之氣內。物中之氣與外邊春夏秋冬之氣兩行。是因物所以驗帝之出入者。就其所臨之方見。故曰以卦象帝之出入于其方。非直以春夏秋冬爲帝之出入也。悅是悅內氣清肅。不是悅外氣。而內氣與外氣同時。當秋而悅。則似秋爲所悅也。厭于溫燠。則初得清肅而悅。人如是。則物亦當然也。物當天氣加西北之得。是物陰陽相薄之時。可以驗帝使之相薄。故知位西北。是言帝之使陰陽相薄也。生育屬陽。老死屬陰。秋季之時。草枯木落。是陰迫陽而力勝之也。戰是迫而力勝之事。故以相薄代戰字。坎者。水也。謂物視其時如水。以其寒也。正北方之卦。謂坎位正北。天氣加正北時則寒極。故曰坎者水也。勞卦也。謂如此則是圖以言勞之卦也。萬物解上句。謂天氣加此正北之時。物之

生貌。蛻脫无餘。返而同于未生之時。此足驗帝之休息。以使物休息。若憫生物之勞而暫逸之者然。解曰勞卦也。物息時已終矣。因其終而不改。是成之也。而終則有始。則因其終而不改。卽因其始而不敗也。此亦以物之成。驗帝使之成。朱子曰。此章卦位之說多未詳。今必求其文之貫串。只得如此說。

第六章

今此章再釋伏羲二圖。前第三第四章。是圖之本旨。圖初只以卦之陰陽。寫六事六物之所以然也。然陰陽純雜。爲六物六事之所以然者。原是神之所爲。則寫出六物六事之所以然。便併寫出神之所爲矣。六物六事之所以然爲神之所爲。則六物六事亦神之所爲矣。故伏羲初旨。不必以圖兼言神。而實已兼言神于其中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而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神爲體。易爲用。體不可見。只于易上推之。妙卽易也。天者。陰陽之方靜。因神之未感而寂也。地者。陰陽之復靜。因神之通畢而復寂也。寂則不可見。唯六事之行。正是神之感而遂通時。故可以見神。神者。虛而靈也。陰陽无心而輕活。此是其神。輕活未是神。而輕

活則利轉善隨此是有靈在其中而使其有心則或自滯而失之猶之人心本藏虛而不虛則靈喪也神只虛之謂而所以靈者虛也故不去虛言之　妙物者使物妙也　妙者有致態而元微之謂物有動有撓有燥有悅有潤有終始是有致有態也其動撓等前有忽然而嬗其嬗也不見其朕後者忽然而來其來也不見其端是由其致態推尋上去又有不可見一層是元微也　全句謂聖人于天地有神之言者據其妙萬物而言之非无稽而虛誕也　莫疾乎雷見雷之爲氣動之爲事其力極重不見有可爲他變之處他變于此亦无可因之處所謂其嬗无朕其來无端也則物之動亦不見有可爲他變之處他變于物亦不見有可因之處所謂妙物也餘句倣此　水火相逮以下結上文之詞義无兩層　故是下文事明白之故上文于其事一一核見如此則明白矣　水火三句是結莫疾乎雷一截變化句是結動萬物一截　相逮不相悖通氣是天地之自妙變化是妙物　水火本相反其相逮是妙處餘倣此　山澤指四時中凡陽內陰外陰內陽外之氣言詳見第四章與上章指清肅靜定之氣不同　受潤以上是時時變化即受終時與前時不同亦是變化終時是成以上亦是所以成也　雷風水火山澤是二氣之妙已足以見神而至于妙物而後二氣之妙益見益足以見神故此章是兼從第三章第四章看出而言之然仍用第三章之序則恐人疑第三章即同此章之旨又恐因謂動撓等字即承第三章言併疑第四章只與第三章同旨若仍第四章之序則恐人疑第四章動散等事始出于神第三章風雷等物未出于神故于第三第四章之序兩不用而寧用上章之序以上章自言時候此章自言時中物事詞上分明不畏牽合也

第七章

此下五章詳衍卦象敎觀象者旁通勿滯也　此章言通神明之德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陽實故有力健力強而不屈也　陰虛故无爲　人性健順兩有健卽健其順故健而无傷順有健運之故順而不衰　陽健則爲動物　又始爲動時下爲動地皆理未極也　陰順則爲入物又單爲入事微爲入勢皆理无拂　同是以二包一而陽性不受拘束況拘束於陰尤見抑鬱故若失所而困陰性卽受拘束況拘束於陽反有賴藉故若得所而依　陰欲極而阻於陽以強制弱象也陽在內而被以陰嚴上見和象也

第八章

此下三章皆類萬物之情　此章註云遠取諸物　此章只緊承上章八卦之性情取象只是一例若廣而取之則如乾之龍坤之牝馬及下十一章所言皆未盡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乾之爻詞就動爻言則是陽而變者故取龍若去其老變單就純陽之健極取則馬是也坤之彖詞就順之健言故取牝馬若去健而單就順取則牛是也　取无形之象則動莫如雷取有形之象則動莫如龍　木之生主動木之用主入則木之陰者亦入象也无形莫如風有形莫如雞　豕剛陷于柔中雉暗麗明內　狗止物羊悅羣

第九章

此章註云近取諸身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首陽之會。而身之至剛。腹陰之府。而身之至柔。足下爲動。股下面靜。耳內明。目外照。身之禁物莫如手。身之上開莫如口。

第十章

此章亦近取諸身。五倫皆身所涉者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天地。謂統陽統陰如天地。與下章爲天爲地不同。主有一无二。純亦一也。故乾坤三爻皆主。餘卦則以獨爻爲主。索而得。皆指主爻言。得父之一體者爲男。筮者索得震。是索得男。而震所以爲男之爻。是一索而得者。則是得乾之初爻。故爲長男。餘倣此。

第十一章

此是承上四章。廣之。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以陽體卦首言之。皆是天象。天形圜。既爲天則亦爲圜。君爲國之天。父爲家之天。其最陽居首皆同。既爲天則亦爲君爲父。體之至強者莫如玉。用之至強者莫如金。皆至健之象。順之能立能行卽健玉金之強。是良美之質之強。故可以比天與君父之德。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色繁而整爲文。形繁而整爲衆。不繁非文。衆不整則繁不可辨。亦不成文衆也。三節卦畫之最繁整對者也。物先无而後有。有至於繁後之極也。後之極陰之極也。順則不括故能繁。順則不亂故能整。文衆之德亦坤也。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專。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健者白稚而壯。蕃鮮者白微而盛。廣此象大始之義。恐人之忽小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也。

序卦傳

發明文王以卦序示人之義。通章不靠定一種事說。有一卦而承上生下。同一事者。有一卦而承上生下。各一事者。但兩卦之間。必有相連之義耳。講家逐段作起勢。乃無斷續。亦無星礙。　謂文王之繫易。非用生卦之序。亦非用方圓各圖之序。亦非漫然位置。各由事物相推相生之義而決之也。

上篇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

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上篇何以首乾坤。首始之意也。以乾坤天地之象。有萬物而後有萬事。而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是見象形氣之最先者也。何以乾坤之後受以屯。以有天地即有萬物。而始有萬物之時。天地尚昏塞。物又未得其所。蠢動而見多。故物雖少而盈也。受承也。屯者。難也。所謂盈也。昏塞。天地之難也。未得其所。物之難也。如此則亦盈矣。何以屯之後受以蒙。以屯物之始生。始生必蒙也。蒙故不能夷天地之難。理物之難。屯即蒙之證也。必蒙是事之自然。不可不養。是理之當然。何以蒙之後受以需。以物蒙時。質亦必稚。稚則不可不養也。飲食之道。是見受之以需。是受之以養也。必有所畜。亦理之當然。泰是可行于物而通。安是以安物。莫之怨惡。則已安也。通則无憂患而致泰。不可終否。亦以理當然言。豫必隨者。愛則生比也。不特重拂其欲。亦不知其非也。隨必有事。比則无匪。救而取敗。君臣朋友皆然也。隨出于善。其隨必蠱于勉強。故致蠱。更必有事者。禍敗至不能无爲也。有事即從有事起義。不復承蠱說。有大者天下无不可爲之事。勤必有功也。臨四陽盛長大之象也。可觀有合。以學問言。可觀者。明則動也。有合者。有朋自

遠方來也。不可苟合。另起汎言。不纏朋友。致飾二句。又以文質之運言。不纏物之合盡極也。飾。无以復加也。文極則生靡。靡則物力不給。僞則人情難副。必致懲咽廢食。而併去文。棘子成之論是也。不可終剝。又另起義。不纏文質。剝之不已則盡矣。而物不終于盡。此盡訓无。原有此物。則天地原有此氣。非天運人力所能剝。則已生者雖暫窮。而未生者必更生也。上者。已生出外者也。下者。方生自內者也。反者。有與无反也。有下生者。則无反而爲有也。則不妄又另起義。以人心言。至大過止。不妄者。不全妄也。性。眞也。私欲。妄也。心有性。復則不全是私欲矣。无妄卽不妄。无妄之卦。亦非六爻皆不妄。但有不妄者全无妄之機。故直名无妄耳。唯如是。故下文云有无妄。亦唯如是。故尙須畜。畜是積畜。養是涵養。一成其未成。一保其已成也。不養則不可動。是反言養則可動。是歇後語。言後有養則可動矣。句在。不成未養則无爲。動非爲也。是變動之動。權之謂也。故與大過義切。大者養而後化。化而後悟權。不可以終過。又另起義。就凡物之事言。不粘上文。不成養而可動者有終。過可戒也。人之過也。各於其黨。世間過事。君子小人俱蹈其中。故大過一卦。可以受頤。可以生坎。頤者有此。物亦有此也。不可終過者。過則必陷。欲止于過而不得。非可暫不可久也。困則求援。物之情也。至是而可宗。不可宗生焉。禍福益不可知矣。故過宜戒也。非以麗爲過者生路也。

下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

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

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下篇非書之始。亦可繼離而序。不另爲始。下篇之卦。又非義无可繼離者。而必俟另爲始。聖人因篇之始而斷之爲始者。專欲借其始以明夫婦之爲始也。故于他卦之可爲始者。亦不取于夫婦爲麗之至親。其義之可繼離者。亦且置也。自起至受之以恆。釋所以首咸恆夫婦爲始。而咸恆爲夫婦之道。故首咸恆。自有天地至禮義有所錯。言咸象夫婦。非事物之大始。而爲事物之小始。故不可以配全書之始。而可以配後篇之始。天地似祖。夫婦似宗。然後有夫婦以上。見非大始。有夫婦以下。見是小始。有夫婦然後有子。有子然後夫爲父。有子者。人日生也。人日生而後衆。衆而後立君以臨之。立君而後不得不立臣以爲輔。有父子。人之所以衆也。有君臣以下事之所以繁也。父子夫婦君臣。倫也。上下分也。有夫婦是以有唱隨之分。有父子即有兄弟宗族。是以有親疎之分矣。今又有上下。則分備矣。分在則義起。義起則禮生。聖人之裁義制禮。以起乎此生乎此者。還而措乎此也。父子一體。不俟乎久。君臣道合。不得必久。唯夫婦久之乃久。而又必在于久。久之即是所以盡夫婦之分。即是夫婦之道。夫和而敬。婦從而義。皆所以久之也。

恆之後何以受以遯。以久有可亦有不可。如夫婦之久可也。若物之久居其所。則不可也。所者。所居之處。由其當否。隨時而移。故不可久。即夫婦所以久之道。亦不得執一也。壯晉承遯。是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之義。直承退非其所。下无係累。則道力強也。此是此消彼長。與下文止漸屬一事之屈伸不同。家道皆恩掩義。而加恩親勝之地。其道勢必至于窮。窮則勢必至于乖。凡物之乖。必相爲難。不獨家也。難非所堪。必思所以靖之。而靖難之道。只在反難之所以生。思則得之。是不可使終于難也。難解則心縱緩。故解即緩也。損必益。益必決。即難必解。解必損之理。連接數卦。象世界中此事循環不已。覆轍之鑒甚多也。決如決水之決。若自毀之去也。夬之後何以受以姤。以夬者決也。決亦有利者。如因有所蔽隔而不得遇者。則決之即得遇。學問之窮理。人已之應求。皆是也。姤之受以萃。則就朋友之相遇言。相遇而後相知。相知而後相戀也。萃之受以升。亦以朋友之相聚言。君子相聚。則相表章薦引。而同上于朝矣。而同立于朝。又相推相援。而上而不已。竟可謂之升矣。一進亦是上升。則如升階之升。層進而高也。一泰一

否天運之常君子道不常長故升而不已必困君子不戀寵祿故困上必反下至此始終萃後之局下未便是井道君子之下則若將終身焉下而不遷乃井道也井道句另起義人事守常之中亦有不覺之變革非改其常改其變以復于常也爲非常之事必籍非常之具猶革物之必以鼎也鼎家之器也而凡器不可无主事之既成猶器也事既成又當講其所以居之德既成而托于閑存業既成而托于其人皆以長子主器也能主者即有得主之分有得主之分即是長子震爲長子之象亦爲動象其受之以艮則就動取義也止之謂當止之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止正爲動計不可終止其驗也動之有力若禁之不可極言不用作致也所謂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前而不已必至其途之盡處凡事皆然專就爲學說亦可歸只是事之盡頭處事做到盡頭則其事之規模必有開廓光景如治功至博厚必發爲高明致知到物格則豁然貫通修德到有誠則形著明動是也得所歸之大其大是自然之效愈大亦无倣然大亦有有倣者出于有意窮大者也失其居者非大者不可據乃喪其本所有也亦非窮極方失乃即窮即失愈窮愈失也總是无益反損秦皇漢武之耗傷中國子張之堂堂不可爲仁是也稍圖分外便是窮大止足者小亦足不止足則不窮大不已故過分者事未是窮大而志則亦窮大也旅者去所居而爲客也无所容則所得之大不可據也旅而有所容則是以居易居猶之可也而旅者于人无積素之致誰能親附容我之處我得居之无所容即不得居也已失其居又无所容勢不得不降心下氣就失者求復得或就不容處求苟容視不窮大時所就亦陋矣究窮大之後雖能善終亦不過如此入而後說另言巽之善不粘上文旅而後用入所以可恥若在于自己則自善道也入是工夫悅是效驗已能入物物必悅之君之治民士之求理皆然所以入不外巽之卑順悅而散又另言悅之倣人之悅則爲己益已之悅則爲己患志不滿不悅志滿則心會縱弛也離披離即散也不可離以理不當言救離以矜持矜持則斂嗇節之意也節而信又另言節之善初時外面節去浮華久之而內邊不覺長其誠實矣此治人修己返古之道也有其信又另言信之倣信无倣而信會生有有則有倣矣忠信可以爲善而以忠信爲己善而不篤信而不好學安得无過有者自己見得足以爲有也信者无不本心之行也必行之者於本心之行加以必心必者務篤其信亦謂使无可議也兼篤信不好學二意人之信者其行雖不合義亦要之在善邊故雖過亦小得

信而不得義，亦是小過于人　過物必濟，又另言過之善。信者之過于義，總由信之力過于人爲之，故總可作過物看。勇豈不能合義，而義之不餒亦賴勇配之。上段戒尙勇，此段勸養勇也。物所當爲之事不可窮，或了一件又有一件，既濟之後，受以未濟，進過物者以健行。恐衰于有功也。

雜卦傳

此章發明序卦中兼示人對待之義。天地間有流行之理，有對待之理。不知流行之理，則不知繼往開來之宜。不知對待之理，則不知前後左右之備，皆不能盡道。故聖人必兩示人。流行者是一陰一陽，對待者亦是一陰一陽。伏羲畫卦，只任一陰一陽，摩盪前去，而流行對待之象，皆在其中。文王序卦，亦見得因其牽連之義次之，而對待卽在其中，故用之也。蓋流行之陰陽，與對待之陰陽，同有此數，盡得流行者，亦盡得對待者，而流行亦一陰一陽，則其切相連處，必兩節敵體適均，而後相比附，此卽符合對待之數，故流行之序眞，則對待之偶自不離也。若非自然兩得，而序流行時，又強存對待，則流行之序，便出于穿鑿，非聖人之言矣。天地直之而爲千古，橫之而爲八極，總同一體段。上章寫其直，此章寫其橫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謂文王之序卦，順流行之義，而於對待之義，仍整然不亂。其流行之一節，卽對待之一端，卽如卦序乾坤相連，是一對待也。蓋乾剛坤柔，正相反而適相敵，所謂對待也。憂亂故用師，而用師亦有毒天下之憂，比反此。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與因不宜求。求則不待與。義取相无爲反對。非言求與相應也。亦如此方切臨觀之求與。正物嫌于尊已。君子之所不得已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以未安而動是愚。自知暗而止是智。起止。動靜也。互爲其根。故相反而不能相无。衰以損上爲終。以損下爲始。盛以益上爲終。以益下爲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健非易止。故能止必藉時勢。健動本利。故不利是天災。天下有偶然之福。亦有偶然之禍。故君子不以福而自是。不以禍而自喪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世治有漸。道亨有候。故君子之羣。有已上時。亦有方上時。君子知之。故不欲速也。不來者方往而未返也。推之可知。君子既聚則思返。自輕則不敢怠。怠必由于不輕。各推一層。方見相反。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頤中有物。有也。賁止其文明。无也。而要其終則有者化无故名合。无者生有故名賁。一自有而无。一自无而有。正相反也。食卽頤中有物四字省文。无色卽止其文明之義。

兌見而巽伏也。

見伏取邪惡之機有淺深。以伏非好字面見之。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由始而生亂。蠱因亂而開治。反之著也。

剝。爛也。復。反也。

剝復極亂。與始治尙相似。而已相反。反之微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出地入地。勝負相反。以明爲主。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困。出陽掩陽。

咸。速也。恆。久也。

全得咸道則速通。全得常道則可久。當從全象起義。事物有能速能久。道術有用速用久。而咸恆象之。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水加以風則散。水涵以澤則止。動所以能出。動在上則既出矣。難紓象也。不獨是險。且能使人畏而不敢前犯。難甚象也。天澤異情。則骨肉路人。風火一氣。則四海兄弟。否泰天地之通塞。相反之類。莫大於此。可以爲凡。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君子進極則止。止言進也極也。進方至四。似乎未極。然進而不已。則困君子以三之二爲已極矣。以此反退。見君子之所取乎進者少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大有五陽歸上柔未見非勢力所使同人五陽歸下柔則明非勢力所使矣此得民得心之象也大有柔主情勝同人剛主理勝大有之應善在中同人之應善在正亦一主情一主理情順人情理順人性此所以得民得心之義也衆親相似而有辨亦相反之微者革鼎亦事之相反與序卦取象承異例一去一取是相反也因新故美惡不同故應之之事相反過理非人心之眞是信則不過故適相反小過中不虛而外柔散心盈而行不篤之象所以致過中孚反是亦以物交而生交少則事少故親寡與多故正相反

離上而坎下也

陽事而包陰則併陰能舉之故才性一于上陰多而包陽則併陽皆降之故才性一于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以小制大進在大以小隨大進在小順逆相反利害亦相反寡言不能畜不處言可履

雷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顚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

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需不進從險。訟不親下險。同一遠小人。而有抑抗之反。因勢異也。大過以下。因韻之便而錯舉之。大過與頤對。大過上下二陰。外閑不固。則盛德傾覆。頤上下二陽。外閉堅固。則微瑕壯長也。中四陽象衆正之已老成。中四陰象中正之方稚弱。姤與夬對。小人在下。則君子容之不盡絕。小人在上。則君子去之不少留。漸與歸妹對。止而巽是能待。待者能有歸。而不終於女。悅而動。是不能待。終于女者。由于不能待。待男行後。有與女之終對者。女之終前。有與待男行對者。各舉半以包全之詞。君子得位。則天下事可濟。君子失位。則天下事不濟。定三陽得位也。窮三陽不得位也。

右周易本義註六卷。國朝新會胡方大靈撰。按南澗文集。衛先生由番禺籍補諸生。久之充歲貢。講求義理之學。敦崇實行。僑居南海之鹽步。學使惠天牧臞庵村舍。遣吳生者至其家。求一見。急揮手曰。學使未歲事不可見。出吳而扃其門。試竣。仍介吳生。則假一冠拔剌。至長揖曰。今日齋沐謝矣。已年逾無受教地。不能執弟子禮。遂起。惠嘗語吳生曰。胡君貌似顧寧人。豐厚端頎。書富貫融澤之氣。不於其生。必享大名於身後。後於嘉慶朝請從祀縣學鄉賢。不果。至道光朝。牟從祀郡縣學鄉賢。學臺徵雅鋟。稱門人私諡文介先生。著有四書說。莊子註。唐詩註。鴻桷堂詩文集。何西池箋其梅花四體詩。詩皆寓言講學。如白沙子之以詩為教也。惠學使取其制義。合明季澄海謝霜厓元汴番禺梁未央朝鐘文刻之。名曰嶺南文選。而澗又稱惠學使上薦疏於朝。略曰。人品端。學術醇。一介不苟。五經盡通。能詩工書。註四書及易。即是書也。多所開發。接理學之傳。其教人從日用酬酢求義理。從尋常應對見文章。大要以力行為主。不徒語言文

字也。惜其年衰老。不能効奔走之勞。尙足備羽儀之用。伏乞賜之命服。併依古養老之禮。令有司月致羊酒以寵異之。俾士子咸知讀書立品。實雍正四年事也。學使以漢學世其家。所著易訓。四庫提要稱其雜釋卦爻。以象爲主。有意矯王弼以來空言說經之弊。徵引極博。學有根柢。其精研之處。實不可磨。是書專註朱子本義。而細推重之如此。知通儒說經。原不分畛域也。已經刻者竄亂。分註本義中。名曰周易本義闡旨。釐爲四卷。卷帙厚薄參差。茲從呂四如上舍。假得手寫稿本。無闡旨名也。且重作六卷。與阮迪志同。謹仍之。略爲校勘而重梓焉。道光己酉餞春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讀易經

趙良霄著

本館據經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讀易經

清　肖巖趙良濤著

上經

乾元亨利貞

不曰天而曰乾者。天其體。乾其用也。體不可倪。而用則可法也。法乾之剛。則其心無所可屈。法乾之健、則其才無不可爲。是伏羲始畫此卦。已具有大通至正之四德矣。文王繫之以辭。括四德爲兩義。恐後人筮得此卦。樂其大通。而未知不正者之難于通也。故以元亨鼓舞之。而以利貞申戒之。

初九、潛龍勿用。

九爲老陽。而初在下。故周公繫爻、取象潛龍。龍之德能見能躍能飛。天下之待澤者多矣。而處非其時。則蟄以存身。養晦以厚其藏可也。占此爻而急于求用。無論其弗能用也。而精神外馳。將并其所以裕他日之用者。先自敗也已。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以九居三。是兩陽也。乾而又乾。過于剛矣。君子占之。不以過剛者居其位。而以常健者修其德。戒謹恐懼。終日夕而靡寧。以此履危。何咎之有。蓋三於三才爲人道。人道莫大於善補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以天德居天位。象與二異、而占則同者。伊周事業、天下所樂見。堯舜勳華、尤天下所樂見。不必論見之者爲何人也。本義以二見五、五見二。特舉其非常者言之。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此卽六爻之皆變者、示人以占筮之用也。乾盡變、則乾爲坤矣。坤盡變、則坤爲乾矣。要必以先得之卦爲主。而以其變者參之。斯爲陰陽互根。剛柔相濟之道。豈可徒占變辭乎。故用九者。必先自返有羣龍之德。而後以不爲首者趨而之吉。觀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者。見乾之爲主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文王繫乾之辭。亦虛擬其用耳。而象莫大于天。道莫備于聖。夫子因以明之。乾之統天。一元之貫乎四德也。蓋天以好生之心。發育萬物。理氣合而物以資始。雲雨施而物以流形。此天之元亨也。由是而物之相乘于變化者。各遂其生。以正其性命。各成其質。以保其太和。此天之利貞也。聖之御天。一心之契乎貞元也。蓋聖以時措之宜。默運造化。六位成而統歸九五。六龍乘而澤流在天。此聖之元亨也。由是而物之各得于利見者。仰其端拱而尊爲首出。蒙其樂利而普爲咸寧。此聖之利貞也。而乾道要不盡于此也。由天而推之。洪纖高下。四德何所不包。由聖而推之。士庶賢愚。四德何所不備。學者誠玩味乎夫子之言。以返而體之于身。遠而求之于物。不敢謂天道聖功之無與于我也。庶幾有以盡文王之蘊矣。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此釋伏羲之卦象。下列卦名。而獨取天行者。尊乾亦以著其健也。健則積日累時。無少休息。可以想重乾之義矣。君子法之。莊敬日彊。亦孜孜于行而已。但天行出于自然。人行不無勉然。故不曰無息。而曰不息。

天德不可爲首也。

谷氏謂用九者。全體天德。循環不已。莫知所終始。更無可爲首也。然占必用變。變而之坤。是以柔濟剛。不可爲物先之旨明矣。如依谷說。則九三上九。寧非天德。而以惕免咎。以亢致悔。將謂之何。當從本義爲是。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彖傳以天道明四德。以四德無與于人事乎。元者。好生之心。卽仁也。亨者。盛大之業。卽禮也。利者。物各有宜。卽義也。貞者。事得所主。卽智也。四者蘊爲太極之理。發爲二五之氣。載諸蒸民之心。天與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無論賢愚皆有之。而惟體仁合禮和義貞智之君子能全之。全其合天之人。卽全其在人之天。惟其健于行者。德與乾同也。則不言君子仁義禮智。而曰乾元亨利貞也。

龍德而隱者也

有龍德。斯可爲隱。否則絕類離倫。長往不返而已。故不爲俗易。不爲名牽。不期用世。不求見知。世之有隱者猶能之。至於樂行憂違。則有隨時之義。而無意必之私。非聖人之用行舍藏不能也。故甚重乎其潛德之爲龍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九二出潛離隱。澤及于物。則善世不伐。德博而化者。固其龍德之普施者也。乃必推本于言行。而所爲言行者。不過子臣弟友之道。至平無奇。而信焉謹焉以存其誠。則知不偏之中。歸于不易之庸。其道精微宏遠。雖虞舜文武周公。不能外也。此數聖人者。不以君重。惟以德尊。故二亦曰君德。何必當位之始爲大人也歟。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三居二之上、五之下。動蹈于危。惟有以德業自克耳。而自克莫要于立誠。誠存于中。則盡己循物而德可進矣。誠發于事。則先行後言而業可居矣。然進之欲其至之也。猶恐其無以至之而闇于幾。居之欲其終之也。猶恐其無以終之而失乎義。內外交修。知行互進。所謂反復其道者也。不如此。則雖有乾惕之心。而無以崇德廣業。亦終于不誠而已矣。庸得免乎。

欲及時也

欲者。動而未決之辭。即爻所謂或也。君子德進業修。學足有爲。而先時則失于躁。後時則失于遲。順其時而及之。斯得中矣。然躍而未離于淵。則藏器待時之意爲多。咎何自生乎。

聖人作而萬物覩

乾之二五皆云利見大人。而德同者位異。則在田不如在天之流澤廣遠。萬物皆得而覩之也。所謂覩者。

非但仰其首出之謂。振聾起聵。將使天下之耳目一新。心思一變。若重爲陶鑄者然。

是以動而有悔也

動而有悔。不動則可免于悔矣。然位居九五之上。志得意滿。則躁而不能安也。盈而不能抑也。天下之民皆棄之。惡其亢也。顧不曰凶而曰悔。以爻居卦終。乾將入坤。庶幾以坤柔濟之而悔而得所善處之道乎。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此夫子申明彖傳之旨。則統四德以歸美于乾也。故曰乾元。又曰乾始。謂之元者。乾之本性。以發爲情。氣至機流。莫可阻遏。本義所謂始則必亨者也。至於利貞之時。生理完足。物各得其性情。而乾之性情亦徹于此。言性兼言情者。性爲體。情爲用。體不動而用無窮。不言情。則人第知元之能統乎貞。未知貞之能始乎元也。故復以乾始言之。其始而亨者。固以美利利天下矣。而不言所利者。貞也。蓋貞主乎冬。萬物歸根。冥然不見。若無可言者。而實以此日伏藏之跡。裕來歲發育之機。周流不已。終始無端。乾之道豈不大乎。莫大于性之剛健。情之中正。而純粹不雜于陰邪也。此四時百物之出入于乾。而終古如一息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乾之大而至精者。在剛健中正。卦惟九五一爻。與之合德。則雖六爻發揮。曲盡其情。而潛見飛躍之各乘

其時者。皆默運于聖人之心矣。故其乘龍御天。措諸政治。剛以立其體。健以致其用。中以裁其偏。正以制其宜。由是德洋恩溥。天下咸遊于蕩平之內矣。其不言聖人之功化。而即以天之雲行雨施屬之者。見乾之在聖人也。

中不在人

三四俱爲人道。而曰不在人。何也。蓋四當乾道變革之時。前乾已終。乾後方始。四居其中。固與五上同爲三畫之卦矣。非如三之遠于天。近于地。爲全乎人道也。且以其介乎兩乾。故亦可云重剛。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總一天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即弗違也。古之賢君。奉若天道者不乏人矣。而惟事從心造。創前古所未有。而適如其理之當然。非聰明睿智達天德者不能也。繫辭所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是已。至如革之彖傳。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反之之聖。後而奉之之道也。莫難于先天。故下文第言弗違。而奉天已該其中矣。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剝復之理。若循環然。進極必退。存極必亡。明哲之士或能知之。而不失其正者。則不惟知之極其稔。而且處之得其宜。樂天不憂。時窮則變。兩歎聖人。示學者以體乾用九之道。不獨爲處亢言也。

嗚呼。此吾叔之絕筆也。丁丑九月。余自滁歸。聞叔有疾。亟往省問。一見驚其癯甚。叔曰。愚自分不起。

望姪歸久矣。始五六月間、未覺甚憊。因念所著諸經外。易與書尙未就理。取言易者數十家。欲存其是而去其非。甫成一卦。而氣上冲。遂不支。已矣不能成矣。姪今年亦就老。自後亦不可復事著述矣。嗚呼。言猶在耳。而叔遽棄余而逝也耶。嗚呼傷哉。姪紹祖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周易本義注及其他一種

五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平章

十二

D六八五五

陸